

古今醫酉案未按

五



ISBN 7-80568-791-9



9 787805 687919 >

古今医案按

一函五册

清·俞震纂辑

中国书店出版

北京琉璃厂西街五十七号

邮政编码一〇〇〇五二

韩营古籍印刷厂印刷

北京大兴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一九九七年五月

ISBN 7-80568-791-9/R·59

定价:195元



古今醫案按卷第九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參訂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同若全較

賂南貽賢

女科

葉杏林指掌賦曰醫學之傳首自黃農女科之始則由扁鵲邯鄲為帶下之醫史遷所載產寶著愈風之散華佗所傳病機不等巢元方之立論最詳精血攸關褚侍中之遺書甚善熱入血室臟燥悲傷胃氣下泄而陰吹非張長沙孰能辨此三十六病轉女為男巧奪造化之樞機舍孫真人其誰與歸唐白敏中訪咎殷備集驗方三百七十八首而為產寶宋郭稽中補撰陽李師聖產論二十一篇以為產方作大全陳自明



之勲最補醫按薛立齋之功多。高賓刻便產須知。杜收著產育寶慶。朱丹溪之百問可傳。陳無擇之三因宜讀。蒐羅衆善。王宇泰之妇科準繩。分晰羣方。武叔卿之濟陰綱目。議論具備於經綸。方法謹承夫家秘。東垣河間各有名言。春甫養葵亦多妙義。諸書悉當誦習。臨證自探淵微。學問思辨。不辭人十而已。十補瀉寒溫。可即一隅而反三。功行滿則青城有望。怠惰久則白首無成。

經水

東垣治一婦年三十餘。每洗浴後必用冷水淋身。又嘗大驚。遂患經來時必先小腹大痛。口吐涎水。經行後又吐水三日。其痛又倍。至六七日。經水止時方住。百藥不效。診其脉寸滑大而弦。關尺皆弦大急。尺小于關。關小于寸。所謂前大後小也。遂用香附三兩。半夏二兩。茯苓黃芩各一兩。五錢。枳實延胡丹皮人參當歸白朮桃仁各一兩。黃連七錢。川棟遠志甘草各五錢。桂三錢。吳茱萸一錢五分。分十五貼。入薑汁兩。蜆殼熱服之。後用熱

湯洗浴得微汗乃已。忌當風坐卧。手足見水。并忌喫生冷。服三十貼全愈。半年後因驚憂其病復舉。腰腹時痛。小便淋痛。心惕驚悸。意其表已解。病獨在裏。先為灸少冲。勞宮。崑崙。三陰交。止悸定痛。次用桃仁承氣湯大下之。下後用醋香附三兩。醋蓬朮當歸身各一兩五錢。醋三稜延胡索醋大黃醋青皮青木香茴香滑石木通桃仁各一兩。烏藥甘草砂仁檳榔苦楝各五錢。木香吳茱萸各二錢。分作二十貼。入新取牛膝溼者二錢。生薑五片。用荷葉湯煎服愈。

震按冷水淋身致病似宜溫經散寒。後因驚憂復病似宜調氣安神。乃前則寒藥多於熱藥。繼則灸心與心胞絡膀胱及脾之穴。即能止悸定痛。痛已定而復用桃仁承氣大下之。立法甚奇。且前用參。後不用參。而大下之後。又用稜朮桃黃青楨等二十貼。幾如國手下子。不可思議。誠非明季國初諸醫所能及也。

丹溪治一婦年四十八歲。因有白帶。口渴。月經多。初來血黑色。後來血淡。

倦怠食少。臍上急。以白朮一錢五分。紅花豆大。陳皮白芍各一錢。木通枳殼各五分。黃芩砂仁炙甘草各三分。煎湯下。保和丸三十粒。抑青丸三十粒。

震按初來血黑。後來血淡。是本虛而標熱也。來既多。又倦怠食少。虛象顯然。何以不用補藥。試觀第四條女年十五之案。則此案治法似未盡善。或者此婦之脉弦大而數耶。下二案如黃漿如黑豆汁製方極當。

一婦行經色淡若黃漿。心腹嘈雜。此脾胃溼痰故也。以二陳湯合四物入細辛蒼朮數服即止。

一女子經水下如黑豆汁。此絡中風熱也。以四物加黃芩川連荊芥穗。蔓荊子數服。血清色轉。

一女年十五。脉弦而大。不數。形肥。初夏時倦怠。月經來時多。此稟受弱氣不足。攝血也。以白朮一錢五分。生芪陳皮各一錢。人參五錢。炒礬三分。

一婦年四十餘。月經不調。行時腹疼。行後又有三四日淋瀝。皆穢水。口渴。

面黃倦怠無力。以白朮一兩。歸身尾陳皮各七錢。黃連三錢。木通二錢。生
芪黃芩各二錢。炙甘草一錢。分作八貼下。五靈脂丸四十粒。食前服。

震按此案用藥。白朮黃連歸身歸尾。用得最好。芪芩嫌其太輕。更好在
五靈脂丸。

一婦年二十餘。形肥痞塞不食。每日入至未。飲薄粥一盞。粥後必吐水半
碗。仍復卧經不通三月矣。前番通時。黑色脉。辰時寸關滑有力。午後關滑
寸則否。詢之因乘怒飲食而然。遂以白朮一兩五錢。厚朴黃連枳實各一
兩。半夏茯苓陳皮山查人參滑石各八錢。砂仁香附桃仁各五錢。紅花二
錢。分作十貼。每日服一貼。各入薑汁二蚬殼。間三日。以神佑丸神祕沉香
丸。微下之。至十二日。吐止食漸進。四十日平復如故。

震按飲薄粥一碗。必吐水半碗。卧不能起。將認作大虛證矣。其辨在於
痞塞及經停之前。雖通而黑色也。此內火食積鬱成溼熱。上則飲停。下
則痰阻。實證似虛耳。辰時寸關脉滑有力者。辰為氣血注胃之時。胃滿



甚而連及上焦。午後惟關滑。獨顯胃實之象矣。方主消痰消食破氣活
血。加黃連滑石以清溼熱。仍兼人參以鼓舞胃氣。使諸藥得行其疎通
之力。再佐薑汁之辛。以開道路。又治嘔吐。此真紀律之師。有勝無敗者
也。然猶有病深藥淺之慮。隔三日。以二九微下。則直搗賊巢。病根可拔
矣。

呂滄洲治一女。在室病不月。詣醫療。皆不得其狀。視之腹大如娠。求其色
脉。即怪語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卧內。密語其
侍嫗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木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
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病。我慚報不敢以告人。醫言是也。嫗以告呂。呂
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色脉符。雖劇無
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脉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

震按此即鬼胎亦易辨識。惟云病因與色脉符。雖劇無苦。一秘訣也。桃
仁煎頗狠。然非此藥不能去此病。

俞子容治一婦寡居鬱結成疾經事不行體熱如炙忽吐血若泉湧醫用止血藥不效俞以茅草根搗汁濃磨沉香服至五錢許日以醱醋貯瓶內火上炙熱氣沖兩鼻孔血始得降下遂不復吐經事乃行

震按此是倒經故降其氣而血自降茅根汁磨最妙尤妙在熱醋薰鼻但經倒猶可生經枯則必死耳

石山治一婦瘦小年二十餘經水紫色或前或後臨行腹痛惡寒喜熱或時感寒腹亦作痛脉皆細濡近滑兩尺重按畧洪而滑汪曰血熱也或謂惡寒如此何謂為熱曰熱極似寒也遂用酒煮黃連四兩香附歸身尾各二兩五靈脂一兩為末粥丸空腹吞之而愈

震按脉細濡近滑兩尺亦於重按畧洪而滑又不兼數殊難認為大熱乃重用黃連而愈汪公指下真有得心應手之樂

一婦年二十一歲六月經行腹痛如刮難忍求死脉得細軟而駛尺則沉弱而近駛汪曰細軟屬溼數則為熱尺沉屬鬱滯也以酒煮黃連八兩炒

香附六兩。五靈脂半炒。半生。三兩。歸身尾二兩。為末。粥丸。空心湯下。三四錢。服至五六料。越九年。得一子。又越四年。經行兩月。不斷。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愈。續後經行六七日。經止。則流清水。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痛亦止。又經住。只有七八日。若至行時。或大行五六日。續則適來適斷。或微紅。或淡紅。紅後常流清水。小腹大痛。漸連遍身。胸背腰腿骨裏皆痛。自己至酉。乃止痛。則遍身冷熱。汗大出。汗止痛減。尚能飲食。自始痛至今。歷十五年前。藥屢服。屢效。今罔效者。何也。汪復診之。脉皆洪滑無力。幸其尚有精神。汪曰。此非舊日比矣。舊乃鬱熱。今則虛寒。東垣曰。始為熱。中終為寒。中是也。經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乃陰盛格陽。當作寒治。且始病時。形斂。小。今則形肥大矣。醫書曰。瘦人血熱。肥人氣虛。豈可同一治耶。所可慮者。汗大泄。而脉不為汗衰。血大崩。而脉不為血減耳。其痛日重。夜輕。知由陽虛。不能健運。故亦凝滯。而作痛。以證參脉。宜用助陽。若得脉減痛輕。方為佳兆。遂投參芪歸朮大劑。加桂附一貼。來早再診。脉皆稍寧。服至二三十貼。

時當二月至五月病愈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藥有前後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壯少不等豈可以一方而通治哉

震按細軟而數為溼熱洪滑無力為虛寒的係辨脉要旨汪公自跋數語尤屬治病要訣然前之黃連終嫌太過久服不換亦恐非宜

一婦經行必瀉三日然後行診其脉皆濡弱曰此脾虛也脾屬血屬溼經水將動脾血已先流注血海然後下流為經脾血既虧則虛而不能運行其溼令作參苓白朮散每服二錢一日米飲調下二三次月餘經行不瀉矣

一婦年逾四十形長色脆病經不調右脉浮軟而大左脉虛軟而小近駛常時經前作泄今年四月感風咳嗽用湯洗浴汗多因泄一月六月復因洗浴發瘧六七次瘧雖止而神思不爽至八月盡而經水過多白帶時下瀉泄遂覺右脚疼痛舊曾閃挫脚跟今則假此延痛醫腿腰脇尻骨脛項左邊筋皆掣痛或咳嗽一聲則腰眼痛如刀扎日輕夜重叫號不已幸痛

稍止飲食如常。因思月水過多。白帶時下。日輕夜重。泄瀉無時。亦屬下多亡陰。宜作血虛治。然服四物止痛之劑。益甚。九月。汪復診視。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生則陰長之法矣。夫經水多白帶下。常泄瀉。皆由陽虛陷下。而然。命曰陽脫是也。日輕夜重。蓋日陽旺而得健運之職。故血亦無疑滯之患。而日輕也。夜則陰旺而陽不得其任。失其健運之常。血亦隨滯。故夜重也。遂以參朮助陽之藥。煎服六七貼。痛減。此亦病證之變。治法殊常。故記之。

震按前案之理。易明此案之脉。亦易認為虛。惟近駛而合以足之延痛。頗似溼熱耳。然久瀉復癒。經水過多。白帶時下。顯係參朮對證。何云治法殊常耶。

一婦人年逾四十。形色頗實。常患產難倒生。經水不調。或時遍身骨節疼痛。食少倦怠。自汗。汪診之。兩手脉皆不應。而右關輕按隱隱然微覺動也。疑脉出部。以指尋按經渠列缺穴。分亦不應。甚怪之。乃叩其夫曰。有孕時。

醫診亦言無脉後服八物湯幸而易產得一子。汪曰：此由稟賦本來脉不應也。無足怪。可見天下事變無窮。果難一一以常理測也。如脉經所謂：但道其常而已。兩手無脉不傷其生。又不妨于胎孕。豈脉經所能盡耶。

震 按人有一手無脉者頗多。若兩手無脉者則少。此乃母胎中或襁褓時感對其經隧致脉不通。原非病也。石山又診一婦左手無脉而動于腕臂外。康陽鬆偏歷之分。是即今所謂反關脉耳。汪乃曰：左脉離其部位。其病難以脉知。誠然。反關脉多洪大。且可推動。果不足以審病情。又按丹溪治一婦久瘡。食少經閉。兩手無脉。每日與三花神佑丸十餘粒。津咽之。月餘食進。脉出。又半月脉愈。又一月經行。此則因病而無脉。非向來無脉也。

一婦產後經行不止。或紅或白。或淡。病踰八月。面色黃白。性躁。頭眩脚軟。醫用參芪補藥。病益加。用止瀉藥不效。汪診之。右脉濡弱無力。左脉畧洪而駛。曰：右脉弱者非病也。左脉偏盛。遂覺右脉弱耳。宜主左脉治。以涼血。

之劑遂以生地白芍白朮各一錢黃芩阿膠歸身各八分陳皮香附川芎
椿根皮茯苓各六分柴胡甘草各五分煎服二十餘劑而愈。

震按右脉濡弱無力而汪公乃以左脉偏盛為主其取舍異矣且曰右
脉弱非病則經水之或白或淡及面色黃白頭眩脚軟非右脉弱之為
病汪公蓋因曾用參芪而病益加則右脉不足憑當以涼血之劑專主
左脉為治耳。

又治一婦年踰三十無子汪診其脉近和惟尺部洪滑曰子宮有熱血海
不固也其夫曰然每行人道經水即來乃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
骨止澁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五倍子為末以治其隱
處果愈且孕。

立齋治一婦人每交接則出血作痛數服皆涼血止痛之劑不時出血甚
多此肝傷不能藏血脾傷不能攝血也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而愈外亦
以亂髮青布燒灰敷之。

又一妾證同前。按其脉兩尺沉遲而澀。用補血散寒之劑不愈。偶檢千金方以蛇牀子散綿裹納其中。二次遂愈。

震按以上三案病同而治法各異。可見病以脉為斷也。立齋首案不載脉。然數服皆涼血止痛之劑。不效則舍補無他法矣。此又可以意會也。又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兩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目如帛所蔽。薛曰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此脾傷五藏皆為失所。不能歸于目矣。遂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年餘尋愈。

震按此案可比人天法眼。若不補脾胃而用血藥涼藥以治。目亡無日矣。

一婦人年四十。勞則足跟熱痛。薛以陰血虛極。急用聖愈湯。而痊。後遍身搔痒。誤服風藥。發熱抽搐。肝脉洪數。此乃肝家血虛火盛而生風。以天竺膽星為丸。用四物。麥冬五味。芩連。炙草。山梔。柴胡煎送而愈。

一婦人多怒。經行或數日。或半月方止。三年後淋瀝無期。肌體倦瘦。口乾內熱。盜汗如洗。日晡熱甚。用參、芪、歸、朮、茯、神、遠、志、棗、仁、麥、冬、五、味、丹、皮、龍、眼、炙、草、柴、胡、升、麻、治之。獲愈。此證先因怒動肝火。血熱妄行。後乃脾氣下陷。不能攝血。歸源。故用前藥。若胃熱亡津液。而經不行。宜清胃。若心火亢甚者。宜清心。若服燥藥過多者。宜養血。若病久氣血衰。宜健脾胃。

震按前案治血熱生風。此案治脾虛下陷。迥然不同。但前案易認。此案內熱倦瘦。盜汗口乾。日晡熱甚。已近癆怯病形。幸未咳嗽。經停耳。若認為癆怯。而用清火。則必死。

立齋曰。一婦性急。每怒。非太陽耳項喉齒胸乳作痛。則胸滿吞酸吐瀉。少食。經行不止。此皆肝火之證。肝自病。則外證見。土受尅。則內證作。余先以四物加白朮、茯苓、柴胡炒、梔炒、龍膽。清肝養血。次用四君子加柴胡、芍藥、神麴。合左金。以培土制肝。漸愈。惟月經不止。是血分有熱。脾氣尚虛。以逍遙散。倍用白朮、茯苓、陳皮。又以補中益氣。加酒炒芍藥。兼服而安。

一婦人月經不調，晡熱內熱，飲食少思，肌體消瘦，小便頻數，服濟陰丸，月經不行，四肢浮腫，小便不通，曰此血分也。朝用椒仁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以人參丸代椒仁丸，兩月餘將愈，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痊。

一癥婦，月經不調，小便短少，或用清熱分利之劑，小便不利，三月餘，身面浮腫，月經不通，曰此水分也。遂朝用葶藶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用人參丸間服而愈。已上二證，作脾虛水氣，用分利等藥而沒者多矣。

震按立齋治病，善於溫補，若攻伐之藥，非其所長。今此三案，首案是其本色，後二案全宗陳氏良方治法。其椒仁丸中有芫花、虻、斑、蝥、信、砒、峻毒之品，竟毅然用之。雖兼佐歸脾湯，而毒藥力猛，甚為擔險。即葶藶人參二丸，亦非輕劑。乃二病皆痊，譬之名將，或攻或守，或奇或正，總操必勝之着，雖履險而如夷也。

一婦人熱作渴，飲食少思，腹內近左，初如雞卵，漸大四寸許，經水三月一至，肢體消瘦，齒頰似瘡，脈洪數而虛，左關尤甚。此肝脾鬱結之證，外貼阿

魏膏。午前用補中益氣湯。午後以加味歸脾湯。兩月許。肝火少退。脾土少健。仍與前湯送下。六味地黃丸。午後又用逍遙散送歸脾丸。又月餘。日用蘆薈丸。以大阜角青黛蘆薈硃砂麝香各一錢。另以乾蝦蟆用阜角等分燒存性。為末一兩。入前項藥。同為末。蒸餅丸。如麻子大。每日二服。空腹以逍遙散下。日晡以歸脾湯下。喜其謹疾。調理年餘而愈。

震按古方治癥瘕。有蘆薈丸。用蘆薈黃連胡黃連木香蕪荑青皮各五錢。當歸茯苓陳皮各一兩。五錢。炙草七錢。米糊丸。云治疳瘕。肌肉消瘦。發熱。飲食少思。口乾。作渴。齒頰生瘡。等證。與此方大同小異。而敘證悉同。濟陰綱目註謂小兒疳積。腹脹者宜用。疑與婦人非宜。意其誤收。今觀此案。而後知集書者之不誤收也。

孫東宿治馬二尹媳。每月汎行。子戶旁。輒生一腫。毒脹而不痛。過三五日。以銀簪針破。出白膿。蓋許而消。不必貼膏藥。而生肉。無疤痕。但汎行即發。或上下左右無定所。第不離子戶也。內外科歷治數年不效。且致不孕。因

詢於孫。沉思兩日而悟曰：此中焦溼痰隨經水下流，壅於子戶也。經下而痰凝，故化為膿。原非毒，故不用白螺、蚌殼火煨存性為君。南星、半夏為臣。柴胡、甘草為佐。麩糊丸，早晚服之，遂愈。

震按：孫公穎悟，殊不可及。原非毒，故不痛，亦格致名言。

附一寡婦體弱，每逢月事聲啞。沈堯封曰：肝腎之絡俱上連肺，精血下注，肺中必枯，故啞。用地黃、天冬、肉蓯蓉歸身等大補精血，病反甚。加細辛五分，通厥少之絡，纔入口，聲即出。後用八味丸調理，經來不啞。

震按：今人稱月事為天癸者，謬也。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又云：男子二八而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若天癸即月事，丈夫有之乎？顧名思義，謂是天一之真水，乃精血之源頭也。蓋男女皆有精，易云：男女媾精可據。然指天癸為精，亦不妥。天癸為精，不該。又云：精氣溢瀉矣。後賢講受孕之道，有陽精陰血先至，後衝等說，亦謬。夫男女交接，曾見女人有血出耶？交接出血是病，豈能裹精及為

精所裹哉。大約兩情歡暢，百脉齊到。天癸與男女之精偕至，斯入任脉而成胎耳。男胎女胎，則由夫婦之天癸，有強弱盈虛之不同也。任脉督脉，皆起於前後兩陰交之會陰穴。督總諸陽，任總諸陰。任脉隸足少陰，衝脉隸足陽明。所謂衝為血海，任主胞胎也。經云：前陰總宗筋之所會，會於氣衝，而陽明為之長。陽明水穀之精華，變化成血，以灌輸太衝。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矣。既孕則血聚以養胎，不能輸入太衝，故月事不下。由此辨之，任脉通而天癸至，衝脉盛而月事下，明係兩項矣。

師尼寡婦異治

許學士治一尼，惡風倦怠，乍寒乍熱，面赤心怔忡，或時自汗，是時疫氣大行，醫見其寒熱，作傷寒治之，用大小柴胡湯，雜進數日，病急。許診視，告之曰：三部無寒邪脉，但厥陰弦長而上，魚際宜服，抑陰等藥，乃以生地二兩，赤芍一兩，柴胡、秦艽、黃芩各五錢，為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九，烏梅湯吞下，日三服，良愈。

薛立齋治一寡婦因怒致不時寒熱久而不已。肝脉弦緊用小柴胡加生地。治之而愈。但見風寒熱仍作。此是脾胃氣虛。用加味歸脾補中益氣二湯兼服而止。

一放出宮女年踰三十兩胯作痛肉色不變大小便中作痛如淋登廁尤痛此瘀血漬入隧道為患乃男女失合之證也難治後漬不斂又患瘰癧而歿此婦在內久懷憂鬱及出外為人妾。又不如願致生此疾可見瘰癧流注乃七情氣血損傷不可用攻伐皎然矣。按精血篇云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為腫或雖合而難子合多則滯枯虛人產多則血枯殺人。

江篁南治一貴婦寡居月候不調常患寒熱手足或時麻木且心虛驚悸或心頭覺辣諸治不效診其肝脉弦出左寸口知其鬱而有慾心不遂也乃以烏藥香附二味投之二服諸證俱減。

震按欲男子而不得。則相火內鬱。鬱久必致氣血暗耗。陰陽交爭。自生寒熱。不皆由精血離位。漬入隧道而變寒熱也。故失合之證。成癆者多。非藥可愈。江氏講肝脉弦出寸口。謂肝主疎泄。今肝火不泄。逆而上行。此說卻通。又魏氏云。今人脉上魚際者。十居其五。或左或右。或左右皆然。陰虛火盛之人。類多見之。不可定為鬱病。此說亦是。

崩漏

西園公不知何郡人。曾治一婦人。年六十二歲。患血崩不止。以黃連解毒湯四貼。後服涼膈散合四物六貼。即愈。此婦因悲哀太過。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熱氣在中。血走而崩。故效。

震按此即血熱崩漏治法。然悲哀太過。傷肺傷心。致元氣暴虛而崩者。當用人參。如歸脾湯之類。斷不可用涼膈散。須以脉辨之。

王汝言治一婦。患胎漏。忽血崩甚。暈去。服童便而醒。少頃復暈。急服荊芥。隨醒。隨暈。服止血止暈之藥。不效。忽又嘔吐。王以其童便藥汁。滴于胸膈。

也。即以手探吐之。末後吐出飲食及菜碗許。詢之曰。適飯後着惱。少頃遂崩不止。因悟曰。因飽食。胃氣不行。故崩甚。血既大崩。胃氣益虛而不能運化。宜乎崩暈不止。而血藥無效也。急宜調理脾胃。遂用白朮五錢。陳皮麥芽各二錢。煎一服。暈止。再服崩止。遂專理脾胃。藥十數服。胃氣始還。後加血藥服之而安。若不審知食滯而專用血崩血暈之藥。豈不誤哉。

震按此與食中相似。因知見病醫病。不究其來歷者。最誤事也。

歸大化之內。患崩血昏憤。發熱不寐。或謂血熱妄行。投以寒劑。益甚。或謂胎成受傷。投以止血亦不效。乃延立齋診之。曰。此脾虛氣弱。無以統攝血耳。法當補脾而血自止矣。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不數劑而效。惟終夜少睡。驚悸。另服八物湯。更不效。復叩諸先生。曰。雜矣。乃與歸脾湯加炮薑以補心脾。遂如初。

震按八物湯亦氣血兼補。而責其雜者。以血藥太多。不專主心脾也。可見用藥須與證恰對。一毫假借不得。

江汝潔治葉廷傑之內十月病眼若合即麻痺甚至不敢睡屢易醫漸成崩疾江診得左手三部舉之畧弦按之畧大而無力右手三部舉按俱大而無力經曰血虛脉大如蔥管又曰大而無力為血虛又曰諸弦為飲又曰弦為勞據脉觀證蓋由氣血俱虛以致氣不周運而成麻痺時醫不悟而作火治藥用寒涼過多損傷脾胃陽氣失陷而成崩矣以歲運言之今歲天衝主運風木在泉兩木符合木盛而脾土受虧是以土陷而行秋冬之令以時候言之小雪至大雪之末六十日有奇太陽寒水司令厥陰風木客氣加臨其上水火勝矣經曰甚則勝而不復也其脾大虛安得血不大下乎且脾裹血脾虛則血不歸經而妄下矣法當大補脾經為先次宜補氣祛溼可得漸愈矣以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四分防風荆芥白朮各一錢陳皮八分水煎食遠服一劑分作三服不數劑而安

震按脉大而無力乃氣虛之確據何可指定為血虛況麻屬氣虛先哲之成言也氣虛不能攝血則崩參芪在所必用惟左手脉舉之畧弦似

有風邪少加荆防亦是微嫌議論拖沓借司天運氣以張大其說反覺寬泛耳

易思蘭治一婦患崩去血極多用止血藥崩愈甚卧床月餘羸瘦食少面青爪黑氣促痰喘易診之心脉平和肝脉弦大時一結肺脉沉而大且有脾胃脉沉瀋兩尺沉而無力曰此氣鬱證也詢之果因怒而致乃用香附烏藥蘇梗為君撫芎白芷為臣當歸白朮神麩甘草為佐使服藥後頓覺神爽諸證減半舉家欣躍易曰未也明日子時分指甲變桃紅色方可救至期甲色果紅又診之左三部如前肺脉微起脾胃雖沉緩而不瀋兩尺照舊謂其家曰午時血當大崩毋得驚惶以駭病者至期果下紫黑血塊數枚自此遂止或問曰崩血證也人用血藥不效公用氣藥而止者何也易曰崩雖在血其源在氣氣如橐籥血如波瀾血隨氣行欲治其血先調其氣然有調氣而血疾不愈者有不調氣而治血亦愈者又何也蓋所因有不同耳有因血而病氣者有因氣而病血者能以脉證辨之而治法



之先後定矣。如人稟來血虛者，血虛氣必盛，為咳血、潮熱、咽痛等證。此則以血為主，而用滋陰降火之劑。今此證時值秋令，肺脉宜浮短而反沉大，失其令矣。有云：下手脉沉，便知是氣大者，火也。氣有餘，即是火沉而兼大，是氣鬱而不運也。況肝木至秋脉當微弱，茲反弦大而結，肝脉結者，血積于內也。病因肝家怒火鬱結，血不歸經而妄行，非因氣而病血者乎？故以治氣為先也。曰：指甲已黑矣。君斷子時變紅，血已止矣。君斷午時復來，何也？易曰：此正陰陽生長之妙也。蓋血活則紅，血凝則黑。爪甲黑者，血凝而不散也。今用藥以行其氣，至子時一陽初動，氣行則血活，故黑甲變而紅矣。至午時一陰復生，肝乃乙木，乙木生於午，肝氣得令，其邪不能容，故積血於此時盡出，積出則氣運，血行循環經絡，而病已矣。

震按此案議論通暢，大有發明。然開鬱疎氣之藥一服而瘀血行，新血止，必無其事。不過此病有此理，姑存其說，以示後人，使勿墨守見血治血一法。

孫東宿治潘敬齋媳。經水不調。醫投安胎之劑。越七月。經水忽大行。內有血塊。筋膜如手大者。一二桶。昏冒困憊。其脉右關洪滑。左寸洪數。兩尺皆洪大。病交夜分。咬牙亂語。手心熱。口噤。時手足皆冷。心頭脹悶不快。面色青。諸醫皆謂難治。孫曰。無恐。此濁痰流滯血海。以誤服安胎之劑。益加其滯。血去多。故神魂無依。痰迷心竅。故神昏語亂。其發于夜半者。乃痰熱在心。包絡與膽經。故每至其時而發。為之調氣開痰。安神養血。可生也。即以溫膽湯。如石菖蒲酒芩天麻棗仁丹參。與服。其夜子丑時。咬牙亂語皆減半。次日仍與前藥。每貼加竹茹五錢。臨睡又與黑虎丹數粒。諸證悉去而愈。

案按此證不用脫血益氣之法。其察脉審證高矣。然此時着眼在昏冒脹悶等證。非血去多而猶不止也。溫膽湯竹茹用至五錢。終係暴病。病根在痰火。誤服補瀆藥以致崩。非久崩不痊者比。若吾邑錢觀察夫人患崩證三年。名醫畢集。靡藥不嘗。迨後用歸脾湯幾數百貼。服參無算。旋愈。旋發。卒致不起。縱遇孫公。亦復何法以治之。

施笠澤治祁君萬之內崩中服地榆續斷等藥不效施診其脉沉而結曰畜血證也病得之天癸至而怒祁曰然因怒經止半月後即患崩證迄今一月矣乃用桃仁大黃行血破瘀或謂失血復下不導其勢耶施曰血隨氣滯蓄積不散壅塞隧道溢而妄行決壅去滯則血自歸經矣不然舍其本而治其末何異下水塞流乎服湯二劑果下瘀血天癸旋至

附高鼓峯治一產後惡露不盡至六七日鮮血奔注發熱口渴脇痛狂叫飲食不進用養血及清肝行血藥無一效高診其脉洪大而數乃曰此惡露未盡留泊血海凡新化之血皆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則以妄為常曷以禦之用醋製大黃一兩生地一兩桃仁泥五錢乾漆三錢濃煎飲之或曰產後大虛藥毋過峻否高曰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服後下黑血塊數升諸病如失再用補中益氣調理而痊震按此案若合符節要皆實證也實證易治一攻即愈虛證難醫屢補無功經云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以見能治虛者自無難題矣夫治虛用補通

套之法也。審其臟腑經絡奇經虛在何處，有無寒熱溼風之兼挾。細細分別，尚或效或不效。其效者為能治，不效者仍為不能治也。寒熱溼風，古人皆有成方。而風之一字，今多忽畧。內經云：卒風暴至，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原與天暑地熱，經水沸溢對待為言。故古人治風入胞門，有一味防風丸舉，御古拜散等方。若肝風內動，則未之及。肝屬風木，主藏血。因怒因鬱，皆致斯病。須以逍遙散、虎潛丸、烏梅丸、補肝湯，斟酌加減。蓋即肝風動血，又有挾寒挾熱挾痰之分。人參熟地、阿膠、黃連、地榆、桂附、桃仁、柏子仁、三七、鬱金等，可憑脈證參入。總在臨機權變，不得只以虛目之也。

帶下

吳芟山治一婦人，久患白帶，瘦削無力，倦怠欲睡，腰痠腿痛，飲食無味。面黃日晡煩熱，小便淋瀝，以歸身、茯苓各一錢，炒芍藥、地骨皮、白朮、川芎、人參各八分，黃芩、鹿角膠各一錢，炙草、熟地、車前子各五分，棗二枚，水煎服。

數服而愈後治數婦皆驗

程明祐治一婦病帶下不止醫投調經劑血愈下復投寒涼藥遂下泄肌肉如削不能言四肢厥逆程診其脉細如絲曰陽氣微而不能營陰法當溫補陽生則陰長而血不下漏遂以人參二兩附子三片濃煎一服手足微溫再服思食繼服八珍四十劑愈

立齋治一婦人頭暈吐痰胸滿氣喘得食稍緩苦于白帶二十餘年矣諸藥不應薛曰此氣虛而有痰飲也飲愈帶始愈遂用六味地黄丸不月而驗

震按六味地黄豈能治飲就此證宜六君與腎氣丸並用即如首案熟地僅用五分次案附子僅用三片俱不可解

一婦人吞酸胸滿食少便泄月經不調服清氣化痰丸兩膝漸腫寒熱往來帶下黃白面黃體倦此脾胃虛濕熱下注用補中益氣倍參朮加茯苓半夏炮薑而愈若因怒發熱少食或兩腿赤腫或指縫常濕用六君加柴胡升麻及補中益氣孫東宿治吳太夫人年餘六十久患白帶歷治不效



變為白崩。診得右寸滑左寸短弱兩關濡兩尺皆軟弱。孫曰據脈心腎俱不足而中焦有濕。今白物下多氣血日敗法當燥脾兼補心腎乃製既濟丹。用鹿角霜當歸茯苓各二兩石菖蒲遠志各一兩五錢龍骨白石脂各一兩益智仁五錢山藥糊丸空心服以補心腎又製斷下丸用頭二蠶砂炒三兩黃荊子炒二兩海螵蛸磨去黑甲檉根白皮各一兩麵糊丸午後服以燥中宮之濕不終劑而愈。

震按今之婦人患帶下者十居八九而帶下之虛證亦十居八九虛證挾肝火挾濕熱者又十居八九若不虛而祇是肝火與濕熱者僅十之一二而已故此門集案雖少其治法大旨已約畧可見。

妊娠諸病

徐文伯從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以善診診之曰此腹有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剖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墮便瀉足太陰隱白穴



補手陽明合谷穴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果如其言

魏曰可見墮胎之證以脾為主則知安胎之法亦以脾為主震按徐公之術精矣而奏對尤善蓋宋廢帝荒淫無道若以驗胎致殺孕婦為諫帝必不從乃云若用刀斧恐其變異則帝方欲其說之不驗而無所文飾也斯聽其用針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陳斗巖治葉南洲妻經閉五月下白或赤午後發熱咳嗽嘔吐醫以為癆瘵陳視之曰兩尺脉皆實此必有孕外受風邪搏激故耳飲清和之劑而安未半年生一子

薛立齋治妊娠三月其經月來三五次但不多飲食精神如故此血盛有餘兒大能飲自不來矣果然

震按此二條似孕似病近亦最多必須善診方能不惑

一妊娠每至五月肢體倦怠飲食無味先兩足腫漸至遍身後及頭面此是脾肺氣虛朝用補中益氣夕用六君子加蘇梗而愈

程文彬治孕婦七個月胸膈飽悶氣喘忽吐出一物如小腸寸許舉家驚疑其胎爛程至診得寸口脉洪滑知其氣盛血少胎氣湊上中焦畜有濕熱濕生痰知所吐之物乃痰結聚病名子懸以紫蘇飲加芩連貝母十劑獲全。

震按此二案乃子腫子懸治法之大畧也。

孫東宿治一匠婦懷姙五月而患心痛究其所由起謂夫足由墜樓也始教飲韭菜汁一盞痛止其夫又從鄰醫取藥煎服服後心復痛吐鮮血盈盆胸間沖沖上抵疼不可言孫診之六脉洪大汗出如雨喘息不休其婦樓居低小令亟移居樓下隨與益元散五錢用紫蘇湯調服即熟睡至曉汗斂喘定痛亦止再與固胎飲一貼全安鄰醫私詢曰吐血脉忌洪大加以喘汗危益甚矣且姙婦禁汗禁下禁利小便先生之藥悉犯之而反獲效何哉孫曰醫貴審證此婦之汗以樓居低小當酷暑而熱逼故也汗多血去而胎失養故忡忡上抵喘息不續移樓下以避暑氣益元散為解暑

聖藥。而紫蘇又安胎下氣之妙品。氣下則血歸原而病痊矣。此對證之藥。法出王海藏醫壘元戎。四血飲是也。特諸君檢閱不遍。即檢閱亦不知為胎產之治。余不過融會前人之法。用而不謬耳。

震按胎前而用滑石。汗多而用紫蘇。所謂有故無殞。亦無殞也。乃引四血飲以證之。實係附會。因此方惟紫蘇丹參蒲黃滑石四味。遂可假託耳。

一婦姙已七月。夢見亡故祖母。揮拳打背一下。驚醒。即覺胎動不安。血已下。大小便皆急。腰與小腹脹疼者五日。此亦事之奇也。孫診其脉。兩寸俱短弱。此上焦元氣太虛。當驟補之。人參芪朮阿膠各二錢。歸芍條苓杜仲各一錢。砂仁香附各五分。芩根嫩皮三錢。葱白六錢。一劑而血止。兩劑諸證悉除。四劑後。減去芩根葱白。調理旬日。足月而產一女。

東宿曰。張氏婦年二十一。其夫延予診。左寸關短弱。尺滑。右寸亦滑。關濡弱。尺沉微。診畢。問予曰。脉何如。予曰。心神脾志皆大不足。肺經有痰。夫曰

不然乃有身也。予曰：左寸短弱如此，安得有孕？夫曰：已七十日矣。予俛思久之，問曰：曾經孕育否？夫曰：已經二次。今乃三也。予問：二產皆足月否？男耶？女也？夫曰：實不敢諱。始產近九個月，手足面目完全，而水火不分，蠻肉一片，生下卽死。次亦九個月，產下亦無啼聲，看時口中無舌，亦旋死。二胎之異，不知何故。望先生細心察之。予方悟：二胎之不完者，由心、脾二經不足所致也。今左寸右關之脈可見矣。迺為籌思一方，專以補心血為主，令其多服。以百貼為率。棗仁、遠志、茯神各一錢，白朮二錢，歸芍、枸杞各一錢五分，甘草五分，生地八分，艾絮二分，龍眼肉五枚，水煎服。足月而產一子，次年又有身，不以前事為意。至九個月產下，形體俱具，外有脂膜一片包其面，耳目口鼻皆見，但不能去此脂膜。因思上年之子為藥之力也。

震按：兩寸短弱為上焦元氣大虛。左寸短弱為無孕，皆閱歷老到之言。又可見察脈者，必須逐部細診。但此案既云心脾二經不足，何但補心而不補脾耶。

腫喘

喻嘉言治顧季掖室人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膠勉強固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於會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甚艱稍急即連粒嘔出全如噎證更醫數手咸以為胎氣上逆脾虛作腫而成膈噎也用人參之補五味之收為治延至白露節計孕期已八月而病勢危極呼吸將絕始邀喻診其脉尺部微瀋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喘聲如曳鋸其手臂青紫腫亮如歐傷色喻駭曰似此凶證何不相商幸余尚有善藥可以通其下閉上壅李掖必求病名喻曰上壅者以肺脉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脉之微瀋合於肉色之青腫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二大劑腹即弩痛下白汚如膿者數斗裏朽胎而出胸膈即開連連進粥但寒熱咳嗽未除旬餘白汚既盡忽大腫大喘可畏一以清肺為主竟獲全痊

震按此案從呂滄洲得來。滄洲治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卧。衆作肺受風邪治。呂診氣口獨盛。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乃曰。此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逆而上。冲。非風寒作喘也。用催生湯加芎歸。煮大劑服之。夜半果下一死胎。喘即止。哈散因告妾誠有孕。以室人見疾。故藥去之。衆所不知也。

惡阻

丹溪治一婦。孕兩月。嘔吐頭眩。醫以參朮。川芎。陳皮。茯苓。服之。愈重。脉弦。左為甚。而且弱。此惡阻病。必怒氣所激。問之果然。肝氣既逆。又挾胎氣。參朮之補。大非所宜。以茯苓湯下。抑青丸二十粒。五服稍安。脉畧數。口乾苦。食則口酸。意其膈間滯氣未盡行。以川芎。陳皮。山梔。生薑。茯苓。煎湯下。抑青丸十五粒。而愈。但口酸易飢。此肝熱未平。以熱湯下。抑青丸二十粒。至二十日而愈。後兩手脉平和。而右甚弱。其胎必墮。此時肝氣既平。可用參朮。遂以初方參朮等補之。預防墮胎。以後之虛。服一月。而胎自墮。卻得

平安矣。

震按右脉弱而胎必墮。雖投參朮無功。此必丹溪試驗數次。故確信不

疑

一婦孕三月吐痰水并飲食。每日寅卯作。作時覺小腹有氣冲上。然後膈滿而吐。面赤微躁。頭眩。卧不能起。肢疼微渴。蓋肝火挾衝脉之火冲上也。一日甚。二日輕。脉和。右手寸高。藥不效者。將二月餘。偶用沉香磨水化抱龍丸。一服膈寬。氣不上冲。二三服吐止。眩減。食進而安。

震按抱龍丸乃香竄辛散之藥。似非孕婦所宜。竟獲大效者。此婦必多鬱。或多思。故氣結。而右寸脉高。諸香藥能破鬱開結。則效也。

汪石山治一婦。形質瘦小。面色近紫。產後年餘。經水不通。首夏忽病嘔吐。手指麻痺。攣拳不能伸展。聲音啞小。噦不出聲。醫皆視為風病。危之。汪診脉皆細微近滑。曰。此妊娠惡阻病也。眾謂經水不通。安有妊理。汪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此乃事之變也。脉雖細微。似近于滑。又尺脉不絕。乃妊娠

也。遂以四君子加二陳治之。諸證俱減。尚畏粥湯。惟食乾糕香燥之物而有生意。

給事游讓溪夫人病新愈。月餘經事不行。嘔噦眩暈。飲食難進。醫以為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不月。法在不治。江蘆南診之。尺脉雖小。按之滑而不絕。此妊而惡阻。非凶候也。六君子加砂仁。數服而安。後產一女。

震按前條係產後經猶未通。此條係病後月事不行。殊難指其為孕。汪公謂事之變。近來卻常有之。尺按不絕。最宜留心。至如惡阻。乃常病。千金半夏茯苓湯最佳。二陳加生地。芍芎覆花。桔梗細辛。人參生薑。也有寒者。千金茯苓丸可用。六君加枳實。桂心。乾薑。葛根也。橘皮。竹茹。湯治胃熱。抑青丸治肝火。法亦備矣。諸法不應則停藥。金匱所謂加吐下者。則絕之也。過八十日自愈。

轉胞

丹溪治一婦。年四旬。孕九月。轉胞。小便閉三日矣。腳腫形痺。左脉稍和。而

右瀆此必飽食氣傷胎系弱不能自舉而下墜壓膀胱偏在一邊氣急為其所閉所以水竅不能出也當補血養氣血氣一正胎系自舉以參朮歸尾芍藥帶白陳皮炙甘草半夏生薑濃煎四貼任其叫號次早以四貼渣作一服煎頓飲探吐之小便大通皆黑水後遂就此方加大腹皮炒枳殼青蔥葉砂仁作二十貼與之以防產前後之虛果得平安產後亦健一孕婦七月小便不通百醫不得利轉加急脹脉細弱乃氣血虛不能乘載其胎故胎壓膀胱下口所以溺不能出用補藥升起恐遲反加急滿遂令穩婆以香油抹手入產戶托起其胎溺出如注脹急頓解卻以參朮升麻大劑服之或少有急滿再托如前

江云不如將孕婦眠於榻上將榻倒豎起胎自墜轉其溺濺出勝於手托多矣

震按二案皆用補藥則可知利水破氣藥之謬觀前案任其叫號四日方用探吐後學宜藉以壯膽毋事紛更自誤

墮胎

丹溪治一婦有胎至三個月左右即墮其脉左大無力重取則濇乃血少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濃煎白朮湯調黃芩末一錢服之至三四兩得保全而生

一婦年三十餘或經住或成形未具其胎必墮察其性急多怒色黑氣實此相火太盛不能生氣化胎反食氣傷精故也因令住經第二月用黃芩白朮當歸甘草服至三月盡止藥後生一子

震按前案補氣以生血此案清熱以養氣不過芩朮二味服又甚少竟得保全今恐不能也然今有煎苧麻湯日服間佐以二蠶綿灰或南瓜蒂灰或黃棟頭亦有驗者

一婦經住三月後尺脉或濇或微弱其婦卻無病知是子宮真氣不全故陽不施陰不化精血雖凝終不成形至產血塊或產血胞惟脉洪盛者胞不墮



震按尺脉或濇或微弱與尺脉微滑按之不絕者其是胎非胎從此分別必於指下辨得清方於腹中決得定下案神色甚困難與之藥其尺脉必不滑必按之無根也後石山案兩尺浮弱不任尋按幾與此案脉同竟以大補得保其胎此又事之變者矣

一婦腹漸大如懷子至十月求易產藥察其神色甚困難與之藥不數日生白蟲半桶蓋由婦之元氣太虛精血雖凝不能成胎而為穢腐蘊積之久濕化為熱濕熱生蟲理之所有亦須周十月之氣發動而產終非佳兆其婦不及月死濕熱生蟲譬之溝渠污濁積久不流則諸蟲生于其間矣石山治一婦長瘦色黃白性躁急年三十餘常患墮胎已七八見矣診其脉皆柔軟無力兩尺雖浮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因墮胎太多氣血耗甚胎無滋養故頻墮譬之水涸而木枯土削而木倒也況三月五月正屬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躁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三五七月也宜用大補湯去桂加黃蘗黃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生服半年胎固而生二子

陳斗巖治一婦有胎四月墮下逾旬腹腫發熱氣喘脉洪盛面赤口臭舌青黑陳診之曰脉洪盛者胎未墮也面赤心火盛而血乾也舌青口臭肝既絕而胎死矣內外皆曰胎墮久矣復診色脉如前以蛇蛻煎湯下平胃散加芒硝歸尾一倍服之須臾腹鳴如雷腰腹陣痛復一死胎墮下病亦愈魏云產後氣喘脉洪法在不治此所以得生者全在逾旬二字若非胎未墮決不能至逾旬

陳仁甫治一婦年近四十稟氣素弱自去其胎五日內漸漸腹脹如鼓至心前吐不能食用補藥不效診六脉微弱但只叫脹死此乃損傷脾氣而作脹雖然當急則治其標也若泥用丹溪方法恐緩不及事矣用桃仁承氣加朴實倍硝黃煎服四分吐去其一至次日早仍不通事急又服琥珀丸三錢至申時大通脹減但體倦四肢無力口不知味發熱再用參芪歸芍朮陳查煎服八劑而安

魏云此用補不效後案用破血益甚宜參看



薛立齋治一妊娠五月服煎紅丸而墮腹中脹痛服破血之劑益甚以手按之益痛薛曰此峻藥重傷脾胃受患用八珍倍人參黃芪半夏乳香沒藥二劑而痛止數劑全愈

魏云痛以手按之痛不痛分虛實立齋以按之痛甚竟作大虛治非明眼不能然震按此案是正法上案是死證急則治標亦僥倖於萬一

一婦素怯弱四月生女自乳患疥瘡年餘不愈遂至羸困五月勉強執姑喪禮旬月每欲眩暈一日感氣忽患心脾高腫作痛手不可按而嘔吐不止六脉微細之極醫以為脉雖虛而病形則實誤認諸痛不可補氣乃用青皮香附吳茱萸等藥而愈繼復患瘧且墮胎又投理氣行氣之劑病去元氣轉脫再投參芪補劑不應矣六脉如絛欲絕薛診云皆理氣之劑損真之誤也連投參芪歸亦附子薑桂六劑間用八味丸五日眠食漸甘六脉全復薛云心脾疼痛時即當服此等藥瘧亦不作矣

震按先前之痛已醫好繼後患瘧半產亦云病去乃追咎先前之不用



溫補。此豈人所能及。余因是言。而追思生平所見。心脾痛證。有屢治屢愈。屢愈屢發。數年之間。發漸頻。以至危殆者。安知不犯薛公所責耶。然屢發者。脈必弦小而堅。或更帶數。必非微細之極。若至如絲欲絕。亦誰不能溫補哉。

江應宿治汪鎬妻。三十五歲。厭產。服打胎藥。下血如崩。旬餘不止。或時鼻衄。諸藥不效。江診得六脈數而微弦。乃厥陽之火。泛逆投四物。換生地。加阿膠炒黑。山梔蒲黃。一劑而愈。

江云。內熱而虛。致墮者居多。蓋孕至三五月上。屬少陽相火。所以易墮。不然。何以黃芩白朮阿膠等。為安胎之聖藥。

孫東宿曰。姪婦戴氏。孕已五月。忽血大下。午後發戰。六脈俱數。左寸滑大。右關搏指。左關軟弱。予以白芍二錢。生地阿膠人參蒲黃各一錢。柴胡香附。地榆荆芥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午後發寒熱。每夜凡三次。頭痛惡心。腹中塊硬。所下血塊甚多。心下怯力。此虛無疑也。以補中益氣加阿膠炮

薑白芍烏梅。下午右眼白珠發一白泡。光腫下垂。而面亦腫。此虛火遊行。無制之證。其夜大發寒熱。指爪皆黑。唇白。汗大出。腹中作痛。牽引兩乳。皆痛。仍以補中益氣。加阿膠。白芍。桂枝。五味。麥冬。服後熱退。汗止。渴除。神氣少定。乃有生意。次日咳嗽。而胎墮。即以獨參湯。繼服。其夜腸鳴。瀉二次。以參朮各三錢。炙草一錢五分。炮薑一錢。桂心。茯苓各五分。陳皮七分。蓮子大棗煎服。後因咳嗽。以四君加炮薑。五味。紫苑。調理而愈。

震按胎甫墮。而即進獨參湯。一見瀉。即用參朮。至三錢。蓋緣未墮之前。已是虛證。雖新墮之後。何妨驟補。若庸流必主停參。且與消痰矣。

張路玉治一婦。懷孕六月。因喪子。悲哀動胎。醫用芩朮安胎藥。二服不應。改用枳殼香附。紫蘇砂仁。理氣一服。胎遂上逼。心下脹悶。喘急。口鼻出血。第三日。薄暮診之。其脉急疾。如狂風驟雨。十餘至。則不至。頃之復至。如前。因諭之曰。此孕本非好胎。安之無益。不若去之。以存母命。因思此胎必感震氣。所結震屬木。惟金可制。令以鐵斧。烈火燒紅。醋淬。乘熱調芒硝末。一。

兩灌之。夜半果下異胎。下後脉息微和。神思恍惚。所去惡露甚多。又與安神調血之劑。數服而安。

許裕卿治邵涵貞內子。孕十七月不產。不敢執意。憑脉問諸情況。果孕非病。但云孕五月以後不動。心竊訝之。為主丹參一味。今日服七錢。兩旬餘胎下。已死而枯。其胎之死。料在五月不動時。經十三月在腹。不腐而枯。如菓實在樹。敗則必腐。然亦有不腐者。則枯胎之理可推也。張石頑曰。余昔治馬雲生婦。孕十三月不產。脉來微結。為處十全大補湯。服至二十餘劑。而下枯胎色白。所治雖異。而胎枯則一也。

震按。異胎如夜叉胎及蝌蚪蜥蜴之類。古書多有。若枯胎則向來未說。草廩在樹。其喻極是。曾閱後漢書載竇武之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死。蛇亦來至柩前。盤繞俯仰。涕血皆流。因想未產時。其胎之異。若何。恐非望聞問切所能知也。又醫林史傳載潘環治二婦。一孕二歲。一孕十四月。診之曰。非孕也。疾也。作劑飲之。孕二歲者下肉塊百餘。孕

十四月者下大蛇二婦俱得活此可謂善診者矣

難產

龐安常治一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治不效龐視之令其家人以湯温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莫知所以龐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能復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針其虎口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針痕存焉

一婦累日產不下服催生藥不效龐曰此必坐草太早心下懷懼氣結而不行非不順也素問云恐則氣下蓋恐則精神怯怯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則下焦脹氣乃不行矣以紫蘇飲一服便產如婦人六七月子懸者用此亦往往有效

震接蘇文忠公有與龐公尺牘講楊子雲太元經罔真蒙首冥之義而云安常博極羣書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其推重如此觀此二案益信



名不虛傳

丹溪曰世之難產者。往往見于鬱悶安佚之人。富貴奉養之家。若貧賤辛苦者無有也。方書只有瘦胎飲一論。而其方為湖陽公主作也。實非極至之言。何者見用此方。其難自若。予族妹苦于難產。後遇孕則觸而去之。予甚憫焉。視其形肥而勤于女工。構思旬日。悟曰。此正與湖陽公主相反。彼奉養之人。其氣必實。耗其氣使和平。故易產。今形肥知其氣虛。久坐知其不運。而其氣愈弱。且久坐則胞胎亦隨母氣不運。當補其母之氣。則兒健而易產。令其有孕至五六個月。以紫蘇飲加補氣藥。與十數貼。因得男而甚快。後遂以此方。隨人之形色。性稟。參以時令。加減與之。無不應者。因名其方曰大達生散。

震按讀古人書。而能反其道。以合乎理。固非高明之士。不能益自達生散出。而後世之孕育者。母子安全無算。丹溪之造福宏矣。

石山治一婦。常患橫生逆產七八胎矣。子皆不育。汪診脈。皆細濡。頗泣曰。



此氣血兩虛兼熱也。或曰：氣血有餘，方成妊娠，氣血既虧，安能胎耶？汪曰：觀其形長瘦而脈細濡，屬于氣血兩虛。色青脈弦，屬于肝火時熾而兩尺浮滑似血虛為輕，而氣虛為重也。宜以補陰丸除陳皮，倍加香附、參、芪、蜜丸服之，常令接續踰年，臨產果順而育一子。

震按：保胎易產之道，此為正理。蓋母虛則無力，兒在腹中不能運轉，其身以致橫生倒產。若臨月多服人參、母氣既旺，其產自順，乃屢試屢驗者。

陳良甫治一婦，有孕七箇月，遠歸，忽然胎上沖心而痛，坐卧不安。兩醫治之不效，遂言胎已死矣。已用草麻子研爛，加麝香調貼臍中，以下之，甚危急。陳診視兩尺脈絕，他脈平和。陳問醫作何證治之，答曰：死胎也。陳曰：何以知之？曰：兩尺脈沉絕。陳曰：誤矣。此子懸也。若是胎死，卻有辨處。面赤舌青，子死母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唇口俱青，母子俱死。今面不赤，舌不青，其子未死，是胎上迫心，宜紫蘇飲治之。至十貼而胎乃近下矣。

震按兩尺脉絕易認作子死腹中。若非陳氏辦法。寧不誤殺兩命。

滑伯仁治一婦人產難七日而不乳且食甚少。伯仁視之。乃以涼粥一盃。搗碎楓葉煎湯調啖之。旋乳。或詰其理。滑曰。此婦食甚少。未有無穀氣而能生者。夫楓葉先生先落。後生後落。故以作湯飲也。

吳芟山治一婦產難三日不下。服破血行經之藥俱罔效。吳製一方。以車前為君。冬葵子為臣。白芷枳殼為佐。使已服午產。眾醫異之。吳曰。本草謂催生以此為君。毛詩採芣苢以防難產。

魏云車前以鮮者為妙。

劉復真遇府判女產不利已死。劉以紅花濃煎扶女子。凳上。以綿帛蘸湯過之。連以澆帛上。以器盛水。又煖。又淋。久而甦醒。遂生男子。蓋遇嚴冬。血冷凝滯不行。溫則產見亦神矣。

一醫宿客店。值店婦數日不產。下體已冷。無藥甚窘。以椒橙葉茱萸等煎湯可下手。則和臍腹人門處皆淋洗之。氣溫血行。遂產。



震按催生之方甚多。或效或不效。總無定局。要在用得恰好。如此數則。聊示機括。若能學後案孫公之思路。方是巨靈神開。山手也。

一婦人分娩最易。至四十。妊娠下血甚多。產門不開。與加味芎歸湯一劑。又用無憂散。勛許一劑煎熟。時時飲之。以助其血而產。

孫東宿曰。姪元素內人。季夏難產。叩其狀曰。產已及戶。不能下。用力則胸膈間有物上衝。痛不可忍。予思少頃曰。此必雙胎。胞已分而一上一下也。及戶者。在下欲產在上者。以用力而上衝。惟上衝胸膈。故痛也。勢亦險矣。奈產科諸書。俱未論及。何法以處。因詳思其治法。必安上而下。始用力。產也。即取益元散一兩。以紫蘇湯送下。取紫蘇安胎下氣。滑石滑以利竅。亦催生之良品也。飲藥入腹。而胸膈痛止。不逾時產二女。母亦無恙。

胎肖胎忌

礬昌高入舍家。軒墀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偃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

至正未越有夫婦二人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而居其婦產一子首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形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古人胎教不可不謹。

產後諸證

胞衣不下

立齋曰家人婦胎衣不落腹胸脹痛手不敢近此瘀血為患用熱酒下失笑散一劑惡露胎衣並下。

一產婦胎衣不出腹中脹痛手按之痛稍緩此是氣虛而不能送出用無憂散而下。

震按胞衣不下因敗血入胞者居多立齋又有一案用黑豆二合炒透鐵秤鎚一個燒紅同以酒淬之將酒化下益母丹二丸胞衣從血而出又方芒硝三錢童便沖服立下或以牛膝二兩芒硝三錢煎沖童便飲及閱慎齋全書載一婦胞衣不下用人參湯送下砂仁末錢許一日二



三次三四日胞衣爛出其婦無恙奇矣然不知脉證之何如也繼之者有黎姓一案亦錄於左以助參酌

一婦半產胎衣不下連服行血催衣之藥四劑點血不行胸痛瞽亂黎西野視之曰此脾失職也先與黃芪一兩當歸一兩下咽而瞽亂頓減隨用大劑參芪朮歸芍苓甘草等藥一服而惡露漸至眾皆驚曰惡露不下胞衣不下女科書中並無參芪之方君獨以補奏功其義何居黎曰君等憂其血不下吾正憂血下不止故相反耳蓋此病本氣血大虧而致半產脾失統血之職水湮土崩衝決將至故生瞽亂不為之修築而反加穿鑿是虛虛也烏乎可曰今從子法遂得免乎曰不能也穿鑿過當所決之水已離故道狂瀾壅積勢無所歸故必崩急服吾藥第可固其隄岸使不致蕩沒耳至第三日診尺內動甚曰今夜子以前必崩矣用補中益氣湯加參芪各二兩囑以血至即服至黃昏果發如其言得無恙次用調補脾腎之藥而愈

震 按惡露不下。用參附朮歸等藥而下者。生平經手頗多。然必脉象細軟。口不燥渴。內不煩熱。用之方效。此案不載脉象。只云脾失其職。亦屬糊塗。但半產者多係體虛而胎墮。且連服行血催衣之藥。四劑寧不反其道以治之耶。

血暈

奉化陸巖治新昌徐氏婦。病產後暴死。但胸膈微熱。陸診之曰。此血悶也。用紅花數十。勛以大鍋煮之。候湯沸。以木桶盛湯。將病者寢其上。熏之。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醒。此法與許允宗治王太后之意同。立齋治一婦。產後小腹作痛。忽牙關緊急。灌以矢。笑散。良久而甦。又用四物加炮薑白朮陳皮而愈。

震 按血暈皆因惡血衝心。當於綱目中選取驗過之方。如上二條。乃正治法。而丹溪治一婦。面白形長。心鬱。半夜生產。侵晨暈厥。急灸氣海十。五壯。而甦。後以參朮等藥。服兩月而安。此陽虛也。乃變法也。

一產婦因產飲酒惡露甚多患血暈口出酒氣此血得酒熱而妄行虛而作暈也以佛手散加乾葛二錢一劑而痊

立齋云產後飲酒能致暈產室人眾喧嚷氣熱亦能致暈

腹痛

立齋治一產婦腹痛發熱氣口脉大薛以為飲食停滯不信乃破血補虛反發熱頭痛嘔吐涎沫又用降火化痰理氣四肢逆冷泄瀉下墜始悔問曰何也薛曰此脾胃虛之變證也法當溫補遂用六君子加炮薑二錢肉桂木香各一錢四劑諸證悉退再用補中益氣之劑元氣遂復

賈按氣口脉大故認停食後以誤藥而變四肢逆冷泄瀉下墜誠變為虛寒證矣但不知脉象若何若脉亦變為細軟則溫補得效設脉仍大則非所宜或大而軟猶可用溫補以望其斂小倘脉大且數按之有力其死可必溫補無益也

一婦產後腹痛後重下痢無度形體倦怠飲食不甘懷抱久鬱患齒唇寐

而盜汗如雨。竟夜不敢寐。神思消燂。薛曰。氣血虛而有熱。用當歸六黃湯。內黃芩。連柏炒黑。一劑汗頓止。再劑全止。乃用歸脾湯。八珍散兼服。元氣漸復而愈。

震按此證不難於用歸脾八珍。而難於用當歸六黃。恨不載脈。然留此案。以見古人有是病即用是藥。勿拘定產後必當大補也。但苦寒之藥。中病即止耳。

一產婦小腹作痛。有塊。脈扎而澀。以四物加延胡。紅花。桃仁。牛膝。木香。治之而愈。

一產婦小腹痛甚。牙關緊急。此瘀血內停。灌以失笑散。下血而甦。又用四物加炮薑。白朮。陳皮而愈。

震按此二案。乃惡露作痛之正法也。

一產婦小腹作痛。服行氣破血之藥。不效。其脈洪數。此瘀血內潰為膿也。以瓜子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太乙膏下膿而愈。產後多有此病。縱非癰患。



用之亦效。

一產婦小腹疼痛小便不利用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加桃仁紅
花下瘀血而愈大抵此證皆因榮衛不調或瘀血停滯所致若脉洪數已
有膿脉但數微有膿脉遲緊乃瘀血下之即愈若腹脹大轉側作水聲或
膿從臍出或從大便出宜用蠟礬丸太乙膏及托裏藥。

一婦人寒月中產後腹大痛覺有塊百方不治一人教以羊肉四兩熟地
黃二兩生薑一兩水煎服之二次愈。

震按澹漪子曰覺有塊想是寒氣乘虛而聚非真實證也不然何以羊
肉熟地能愈哉此說可謂善於讀書至其所引衍義云一婦人產當寒
月寒氣入產門臍下脹痛手不得犯此寒疝也醫欲治之以抵當湯謂
其有瘀血耳予教之曰非其治也可服仲景羊肉湯少減作二服愈方
即元方多川芎以酒水同煎或加葱鹽較之用熟地者畧為辛溫然總
治虛寒腹痛也設於寒月血因寒凝結瘀疝痛又當用琥珀丸香桂散

及薑桂吳茱桃仁蓬朮五靈脂等藥。非仲景方均能見效也。且善悟者更當反是以觀焉。寒之反為熱。如金匱下瘀血湯。河間玉燭散等方。又一例也。畏其峻者。回生丹亦妙。葉案謂取乎醋煮。大黃一味。約入病所不碍。無病之所。斯真妙解。想先生或從奪命丹用醋水同煎法悟入耶。

腰痛

一產婦腰痛。腹脹善噫。諸藥皆嘔。立齋以為脾虛血弱。用白朮一味炒黃。每劑一兩。米泔煎。時飲匙許。四劑後漸安。百餘劑而愈。

震按腰痛而用白朮。以所兼之證為腹脹善噫。諸藥皆嘔。則補腎不若補脾矣。時飲匙許。慮其嘔耳。每劑一兩。用至百劑。惟見得到。斯守得定。葉案每用米泔煎藥。本於此。他如失血過多腰痛者。用歸芪湯。十全大補湯。瘀血腰痛者。桃仁湯。五香連翹湯。風濕腰痛者。五積散。寄生防風湯。

頭痛

郭茂恂嫂金華君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頭痛已又心痛作既而目睛痛如割如刺更作更止相去無瞬息間每頭痛甚欲取大石壓良久漸定心痛作則以十指抓臂血流滿掌痛定目復痛又以兩手自刺取之如是十日不已眾醫無計進黑龍丹半粒疾少間中夜再服乃瞑目寢如平時至清晨下一行約三升許如蝗蟲子三夜減半已刻又行如前則頓愈矣武叔卿曰此蟲咬痛不如用殺蟲藥更神效震按此證情形定當作瘰血治亦有因痰而痛者不如是之劇因蟲則自此案始

中風

立齋治一產後中風口眼喎斜四肢逆冷自汗泄瀉腸鳴腹痛用六君子加薑附各五錢不應以參附各一兩始應良久不服仍腸鳴腹痛復灸關元穴百餘壯及服十全大補方效

震按此種治法惟薛公能之若今人用參附至四五錢不應惟束手待斃耳但不載脉象若何想諸虛寒證畢現其脉之大小遲數不足計耶

瘕

夷堅志曰杜士治郝質子婦產四日瘕瘕戴眼弓背反張壬以為瘕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予妻房分娩猶在蓐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拘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即愈矣更不須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屢矣

一產婦牙關緊急腰背反張四肢抽搐兩目連劄立齋以為去血過多元氣虧損陰火熾盛用十全大補加炮薑一劑而甦又數劑而安

魏云立齋治瘕瘕以大溫補前條治風想瘕瘕有微甚之不同耳震按不必分微甚但須審地方及時令若薛案明云去血過多必無用獨活之理矣

瘕瘕

丹溪治一產婦年三十餘正月間新產十餘日左腳左手發搐氣喘不眠



面起黑色。口臭。脉浮弦而沉澹。右為甚。意其受濕。詢之。產前三月。時常喜羹湯茶水。以黃芪。荆芥。木香。滑石。蒼白朮。檳榔。陳皮。川芎。甘草。芍藥。四服後。加桃仁。又四服。而澆澆有聲。大下水晶塊。大小如雞子。黃與蚪。蚪者數十枚。而愈。乃去荆芥。檳榔。滑石。加當歸。茯苓。調理其血。四十貼而安。

震按左腳左手發搐。似肝經血燥生風。氣喘不眠。面起黑色。口臭。似瘀血入肺死證。脉象浮弦易辨。沉澹難辨。身臨其局。傍徨無措者多矣。非丹溪豈能認為濕。而用此等藥乎。若下條薛案。稍有牆壁可循耳。

一婦人發癩遺尿。自汗面赤。或時面青。飲食如故。肝脉弦緊。立齋曰。此肝經血燥。風熱癩瘕也。肝主小便。肝色青。入心則赤。法當滋陰血。清肝火。遂用加味逍遙散。不數劑。諸證悉退。

孫東宿治潘大司馬媳。年二十五。體素弱。語言端謹。因難產傷力。繼以生女。拂意。後又女死。悲戚。即時暈厥。醒而神思昧。手足癱瘓。不可診脉。目上視。細詢之。自女落地。惡露絕無。有女醫時與人參乾嚼。及獨參湯并粥。

亂進參與粥皆壅塞高上不下以故神昏癡癡不已也孫教以手於喉中探而吐之喜其隨手吐出痰飲粥藥盈盆愈癡方定乃與川芎山查澤蘭葉陳皮半夏茯苓香附進之稍得睡不虞女醫又私與補藥二貼子丑時陡然狂亂如降神之狀漢聲官話問答如流其聲壯厲迥異平時其家咸謂神附禳禱百般孫曰此惡露不盡乃畜血如見鬼之證非真有神佛相附也以歸尾四錢川芎一錢五分澤蘭葉益母草滑石等煎沖熟童便連飲二貼狂亂少定而未除意其胸中必有餘痰作滯前方中無佐使之品故藥力不行也大加山查為引惡露稍行神思即靜嗣後稍睡少時手足微動或自以手掌其面或自以手槌其胸昏亂不息診其脉近虛早間面紅而光申酉時面色白此血行火退故脉虛而當補矣與人參川芎澤蘭葉各一錢當歸山查各二錢茯苓陳皮各八分捲荷葉一片煎沖琥珀末五分服後噉氣二聲孫喜曰此清陽升而濁陰降矣自茲安靜惡露行大便通而索粥飲矣

震按此案前半段治法不難。蓋得其參粥雜進之病情。自有消痰及消痰食之方藥。但探吐法尤捷耳。畜血如見鬼。知者亦多。難於後半段惡露稍行。神思即靜。畧睡片時。昏亂不息。仍是畜血形狀。乃於輕劑消痰之中。復用人參。並不以前曾誤用。而畏蹈故轍。此為高手。其講脉與面色極是。但產後謔語昏狂。有純因於痰者。又不可不知。

厥冷

易思蘭治瑞州一婦。產後半月餘。胃中有清水作逆而吐。以為胃寒煎薑椒湯飲之。初覺相宜。至三五日。清水愈多。口氣漸冷。四肢發逆。腹中冷氣難堪。有時戰慄。以四物湯加人參炮薑。初服少安。久則不應。易診之。六脉俱無。以三指按至尺後。脉來實數有力。左右皆同。發言壯厲。一氣可說四五句。唇焦頰赤。大便五六日一次。小便赤少。此實熱症也。詢之。其俗產後食胡椒炒雞為補。此婦日食三次。半月後遂得疾。畜熱明矣。其口冷吐水發厥者。熱極似水耳。戰慄者。熱入血室。熱盛生風也。用三黃湯連投之。六

脉俱現清水漸減薑椒湯不欲食矣服四日口中熱氣上升口舌發黃小粟瘡大便八日不通以四苓合涼膈散空心一服至午不動又以甘草煎湯調元明粉五錢煎服一時許服中微鳴吐出酸水一二碗大便連去二次仍以四苓散三黃山梔枳殼調理一月全愈大凡診脉遇極大極微者最宜斟酌如極大而無力須防陽氣浮散于外如極微之脉久久尋而得之於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堅牢者不可認作虛寒今此證六部皆無脉尺後則實數有力所謂伏匿脉也陽匿于下亢之極矣豈可泥於產後禁用寒涼者

震按易公之案甚多此為第一觀其發明脉理可謂仙傳秘訣

一婦人產後日食茶粥二十餘碗一月後遍身有冰冷數塊若以指按冷處即冷從指下上應至心如是者二年諸治不效以八物湯去地黃加橘紅入薑汁竹瀝一酒鍾十服乃溫

震按此是痰飲流注肌肉原非奇病但按之而使不病者冷應於心則

奇矣。蓋其人氣血已虛，痰飲留伏之處，營衛所不到，此數塊即係死肉。治病之藥，全仗薑汁竹瀝各一杯，然非八物，何以助營衛之流行。去地黃，惡其滯，加橘紅取其通也。似宜再加南星、白芥子等藥。

發熱

謔語

昏聩

滑伯仁治一產婦，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眾皆以為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搖擗，語謔目竄，診其脉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烙，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血畜而為痛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為清熱降火，治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更以張從政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于是諸證悉平。

魏云：投薑附後始搖擗，由燥劑搏血而風生，故此等案宜細心熟玩，若是虛寒，手足豈不厥冷。況證有舌黑，腹不勝按，在三四日者耶？又沉面赤，洪數之脉耶？

一婦產後時發昏瞶身熱汗多眩暈口渴或時頭痛惡心醫用四物涼血之劑病不減復用小柴胡病益甚汪診之脉皆浮洪搏指汪曰產後而得是脉又且汗多而脉不為汗衰法在不治所幸者氣不喘不作泄耳其脉如是恐為涼藥所激也用人參三錢黃芪二錢甘草當歸各七分白朮麥冬各一錢乾薑陳皮黃芩各五分煎服五劑脉斂而病漸安

震按浮洪搏指之脉產後所大忌合以身熱口渴時發昏瞶頭痛惡心幾與傷寒證相似用小柴胡湯未為大謬以方中原有人參也但汗多眩暈柴胡不宜汪公之論明白切當非大劑人參豈能挽回至云其脉如是恐為涼藥所激後學安知有此道理服五劑而脉斂言更驗矣

王僉憲公宜人產後因沐浴發熱嘔惡渴欲飲冷水瓜果謔語若狂飲食不進體素豐厚不受補醫用清涼熱增劇石山診之六脉浮大洪數曰產後暴損氣血孤陽外浮內真寒而外假熱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薑八分熱減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參芪不肯再服過一日復大熱如火復



與前劑潛加參芪炮薑連進二三服熱退身涼而愈

震按病由沐浴而發熱嘔惡渴欲飲冷狂譫不食人必以傷寒視之及用清涼而熱增劇茫無把握矣况脉洪數用滋陰易用參薑難也乃投八珍熱減大半停參芪一日復大熱如火則病宜溫補不宜涼散始得顯然耳

孫東宿治武進邑宰孫康宇媳年十六初產女艱苦二日偶感風邪繼食麵餅時師不察竟以參朮投之即大熱譫語口渴汗出如洗氣喘泄瀉瀉皆黃水無糞一日夜不計遍數小水短少飲食不進證甚危惡時當暑月女科見熱不除用芩連等藥證益甚乃重用參朮肉果乾薑等止瀉瀉不減熱反劇喘汗轉加譫語不報醫悉辭去孫往診之六脉亂而無緒七八至獨右關堅硬踣踣久之因思暑月汗出乃常事但風邪麪食瘀血皆未消鎔補劑太驟書云畜血如見鬼治當消其瘀食解其暑氣猶可圖生勿遽棄也乃用益元散六錢解暑清熱為君仲景云渴而小便不利者當先

利其小便。沉水瀉。猶當用之為君也。以查肉三錢為臣。紅麴、澤蘭、葉各一錢五分。消瘀血。安魂為佐。香附、橘紅、半夏、茯苓。以統理脾氣為使。京三稜五分。消前參。亦決其壅滯為先鋒。水煎服。後即稍睡。計兩日。連進四劑。熱減。瀉止。惡露畧行。脉始有緒。前方去三稜、紅麴。加扁豆。而熱全退。便亦實。改用四君子湯。加益元散、青膏、香附、扁豆、白芍。調理而平。

案按前二案虛證似實。此案實證似虛。病之能惑人也如此。但用苓連而證益甚。用參朮兼溫藥而更加劇。亦將束手無策。孫公之得間處在右關獨堅硬。信乎善治病者必善辨脉也。若粗工見其證極沉重。脉又七八至。亂而無緒。不遑細辨。此女何由得生。今從辨脉得病情。用藥自游刃有餘。而藥之得力處。又在京三稜五分也。

別駕沈石山夫人產三日而腹不寬暢。一女科為下之。大瀉五六次。遂發熱惡心。又用溫膽湯止吐。小柴胡退熱。服四日。吐與熱不止。粒米不進。又用八珍湯加童便。服後昏憤。耳聾眼合。口渴腸鳴。眼胞及手足背皆虛浮。

因逆孫診六脉皆數時五月初二日也東宿曰脉書云數脉所主其邪為熱其正為虛以十全大補湯加炮薑進之夜半稍清爽進粥一盂始開目言語次日以多言語復昏昧又以參朮各三錢炮薑茯苓陳皮各一錢甘草五分煎服體微汗遍身痺痊熱退而神爽下午藥不接且動怒昏昧復如前六脉散亂無倫狀如解索痺痊沒而虛極矣亟以參朮各五錢炙草炮薑附子各一錢連進二貼是夜熟寢唯呼吸之息尚促初六日脉又數下午發熱不退環跳穴邊發一毒如碗大紅腫微痛前醫者遂歸咎薑附擬用寒涼解毒藥孫曰此乃胃中虛火遊行無制大虛之證非毒也內經云壯者氣行則愈怯者着而成病惟大補庶可萬全用寒涼速其死矣乃煎附子理中湯進之曰夕兩貼參朮皆用七錢服後痺痊復出毒散無踪熱亦退矣再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而全安皆由產後誤下致變百出可不畏哉

震按八珍與十全大補相去不遠乃一則服之而加重一則服之而遠

輕其義何居。蓋得力在肉桂及加炮薑也。而敢於用薑桂。由於數脉之義。參得透耳。其邪為熱。其正為虛。二語與景岳恰合。英雄所見畧同也。今人一見數脉。只知為熱。斷不敢用薑附桂。夭枉者多矣。但温補既投。亦須數脉漸退。仲景云。數脉不時。則生惡瘡。故後有發毒之變。孫公能認定為虛。故終以大劑温補收功。較之胸無主見。隨境游移者。自是仙凡迥別。

程石洲乃眷。因產難子。死憂悶。小腹有塊作痛。下午發熱。不思飲食。東宿診之。脉右大於左者三倍。且數。與芎歸湯加山查澤蘭肉桂。次日下午。腰腹脹痛。詰之。晌午食圓眼一觔矣。從此小腹漸脹。大便三日未行。早晨鼻衄。夜間極熱。口渴。脉大無緒。勢甚危急。用芎歸紅花桃仁青皮枳榔莪朮山查水煎調。元明粉二錢。服後。下結糞二枚。安而就寢。醒後。進粥稍多。又復脹痛。腹大如斗。堅如石。氣促不安。勢危之至。乃與五靈脂山查各四錢。凌霄花二錢。赤芍一錢。服後。大便通。腹軟。氣定。始可進粥。漸有生氣。但脉



仍鼓指。此腹中積滯尚多。不可不因其時而驅去也。用山查、大黃各三錢，桃仁二錢，桂心、紅花各五分，炙甘草七分。煎沖元明粉一錢五分。其夜下黑糞四次，熱始退。上腹雖消，臍下仍大。仍以桃仁承氣加山查、滑石、紅花煎飲之。五更大便行，臍腹脹又減。後與積塊丸調理全消。是役也。女科於初起發熱腹痛之時，即以常套十全大補湯投之。詎知圓眼肉入腹，漸漸脹開，故腹亦因之大脹。且其味甘，尤能作滯。復加地黃、參朮，寧不塞其塞哉。由是而成大堅之證。內經謂中滿者瀉之。於內良以此。夫彼亦泥乎丹溪產後須大補氣血之誤也。

震按此案與前案截然不同。數脉大脉均為產後所忌，而彼用溫補此用攻消，俱獲全安。自非名手不能。觀石山論浮洪搏指之脉曰：恐為涼藥所激。此則認為積滯尚多。可見臨證者全在圓通活變。斷無一定之法可守也。

馬元儀治蘇州藩司王管家之妻。產後一月，神氣昏倦，胸滿中痛，咳嗽喘

促發熱服藥反漸加重勢將治木馬診之兩手脉沉瀆兼結馬曰此證胎前已有伏邪產後氣血既虛邪益內結法宜表裏兩和使邪從外達氣從內泄病自愈矣用桂枝柴胡蘇梗枳殼半麴龍子杏仁廣皮透邪達滯之劑服後病勢偏安脉亦稍舒前醫尚以氣血兩虛遽投參地歸芍斂滯之品遂致徹夜靡寧如喪神守不知邪結於中反行補法如欲盜之出而反閉其門也急改透邪散結法用桂枝炮薑黃連枳實厚朴廣皮等一劑而胸滿中痛之證釋復用瓜蒌實柴胡桂枝半夏枳實杏仁蘇子桔梗等再劑而表熱喘嗽之證平但大便不行此久病傷津液腸胃失養之所致也加生首烏一兩大便得解餘邪盡去然正氣大虧繼進滋補氣血之劑而安益病有虛邪內結而正氣積虧者當補正以托邪而不知者反治邪而傷正有正氣未傷而邪勢方張者當去邪以安正而不知者反用補以滯邪虛實莫辨多致冤沉無訴而尚不覺也豈不謬哉

震按產後病因果係外邪者定當祛邪不可泥於丹溪之說曾見胎前

受暑濕致痢未幾而產。產後仍痢。腹痛胸滿。後重口渴。脉數大者。竟用芩連枳朴滑石木香。甚則加大黃。殊效。與此案治法。病異而理同也。

寒熱

吳芟山治一少婦。初產四日。食冷物。覺身分不快。嘔逆。飲食少思。心腹滿悶。時或腹脇刺痛。晨惡寒。晚潮熱。夜則恍惚。謔語。晝則抽搐。頗類風狀。變異多端。諸醫莫測。或作虛風。或云血凝實熱。用甘溫行血。以寒涼退熱。如此半月不效。吳至見醫滿座。亦踟躕。診其脉弦而緊。遂令按之。小腹急痛。知瘀血未盡也。思患者大勢惡露已下。未必還有餘血。偶因寒涼所傷。瘀血停滯下焦。日久客于經絡。所以變生諸證。須得大調經散。倍入琥珀。化諸惡血。成水。其患方愈。遂合前藥服之。五日後。行惡水斗許。臭不可近。患人覺倦。病勢漸減。然後以人參養榮湯數十貼。月餘如初。

一婦產後惡露未盡。因起抹身。寒氣客于經絡。乍寒乍熱。脉緊而弦。以葱白散二貼而安。

立齋治一產婦惡寒發熱欲以八珍加炮薑治之其家知醫以為風寒用小柴胡湯薛曰寒熱不時乃氣血虛不信仍服一劑汗出不止謔語不絕煩熱作渴肢體抽搐薛用十全大補二劑益甚脉洪大重按如無仍以前湯加附子數劑稍緩再服而安

震按前二案以脉弦而緊知為瘀血此案以脉洪大重按如無知為氣血兩虛是真臨證指南也但首案必須大調經散次案必須葱白散決非通套行血消痰所能治此案必須桂附亦非平補氣血所能治

驚

樂元忠妻產後病驚身飄飄如在浮雲中舉目則旋轉持身不定四肢痿軟皆以安神補虛治之前證轉甚戴元禮獨曰左脉亢且瀉神色不變是因驚致心胞絡積血耳乃下血如漆者一斗遂愈古人云大實似羸者此也

震按此證必共認為虛矣若不辨其左脉之亢瀉豈能測其心胞之積



血耶人只知驚是病不知因驚而又致病則治驚無益也可舉此案以例其餘

潮熱 吐衄血

汪石山治一婦產後未經滿月怒氣血流如水三日方止隨又勞苦四肢無力睡而汗出日晡潮熱口乾五心如灸諸醫皆用柴芩薄荷之類其熱愈熾診其脉弦大無力此辱勞也以四物湯一兩入胡黃連秦艽青蒿各五分數服熱退身涼後以黃連八珍丸一料而安

震按此用二連尤蒿可見薛氏之八珍十全原非成例定局

一婦產後血逆上行鼻衄口乾心燥舌黑蓋因瘀血上升遂用益母丸童便化下數丸後鼻衄漸止下血漸通

震按女科諸書咸以產後鼻衄為險證此用益母丸童便化下數丸是倣倒經治法亦有愈者然未可奉為勝算也

立齋治大尹俞君之內產後發熱晡熱吐血便血兼盜汗小便頻數胸脇

脹痛肚腹痞悶薛曰此諸臟虛損也。治當固本為善。自恃知醫用降火之劑更加瀉痢腸鳴嘔吐不食腹痛足冷始信薛言求診其脉或浮洪或沉細或如無其面或青黃或赤白此虛寒假熱之狀時值仲夏當捨時從證先用六君子湯加炮薑肉桂數劑胃氣漸復諸證漸退更佐以十全大補湯半載全愈。

震按此條脉法可為大虛之據

一產婦咳嗽痰盛面赤口乾內熱晡熱撤作無時此陰火上炎當補脾腎遂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而愈。

一產婦瀉痢年餘形體骨立內熱晡熱自汗盜汗口舌糜爛日吐痰三碗許脉洪大重按全無此命門火衰脾土虛寒而假熱吐痰者乃脾虛不能統攝歸源也用八味丸補火以生土用補中益氣兼補肺金而脾胃健震按此二案乃薛氏治法正宗能熟誌之自不流入清解滋陰一路

泄瀉

汪石山治一婦產後滑泄，勺水粒米弗容，即時泄下，如此半月餘，眾皆危之。或用五苓散、平胃散，病益甚。汪診之，脉皆濡緩而弱，曰：此產中勞力，以傷其胃也。若用湯藥，愈滋胃濕，非所宜也。令以參苓白朮散除砂仁，加陳皮、肉豆蔻煎薑棗湯調服，旬餘而瀉止。

附 沈堯封治一婦產時去血多，隨寒戰汗出，便瀉不止，用大劑真武湯以乾薑、易生薑兩劑戰定，而汗瀉如故。又服兩日，寒戰復作，再用補中湯。無人參，加附子。兩劑病者云：我肚裏大熱，口渴喜飲，然汗出下利，寒戰仍不減。沈方凝神思慮，其母曰：彼大孔如洞，不能收閉，又無力吃參，諒無活理。沈用黃芪五錢，炙北五味四錢，打碎，白芍、茯苓各二錢，各炒歸身、甘草各錢半，各炒，大棗三枚，一劑病減，四劑全愈。

金大文先生治一婦產後三日發疹，細而成粒，不稀不密，用荊芥、蟬蛻、粘子等藥一劑，頭面俱透。越一日漸有回意，忽大便溏泄數次，覺神氣不寧，問其所苦，曰：熱曰渴，語言皆如抖出，脉來微細，數有七至，外露但

欲寐少陰證據。金曰。此陽脫證也。屬少陰。用生附子三錢。水洗燻如炒。米乾薑炒八分。甘草炒一錢。白芍炒一錢半。水煎沖人尿一。調羹豬膽汁。四小茶匙。時已黃昏。無豬膽。以青魚膽汁代之。服畢即睡。覺來熱渴俱除。續用黃芪建中湯加丹參蘇木二劑而安。

震按此二案有大見識。大力量。故能起死回生。較之汪案高逾十倍。但汪案勺水粒米弗容。即時泄下。亦誠危矣。然處方平淡。不過以散換湯之巧。亦即效者。蓋脉濡緩而弱。與脉微細而數。有七至者。其平險各別也。

浮腫

丹溪治一婦產後。四肢浮腫。寒熱往來。蓋因敗血流入經絡。滲入四肢。氣喘咳嗽。胸膈不利。口吐酸水。兩脇疼痛。遂用旋覆花湯。微汗。漸解。頻服小調經。用澤蘭梗煎湯調下。腫氣漸消。

震按此係敗血流經之腫。乃產後浮腫之一端耳。其不因敗血而腫者。

又當另法以治但產後浮腫亦是險證此二方未必能效

氣喘

汪石山曰余一日莊居一鄉人踵門哀懇道其妻產後數喘促不能卧痰與血交湧而上日夜兩人扶坐纔側身壅絕乞救療之余以意度新產後血氣脾胃大虛損故虛痰壅盛而敗血乘之犀角六君子加失笑散一服痰血俱下喘亦立止次日來謝云諸病皆去止不能食耳與參苓白朮散調理全愈

案按此證甚危此方甚巧若用六君而不加犀角失笑散則不應用犀角失笑散而不合六君亦不應但以意度之不憑脉象固由汪公熟能生巧而其病機在乎痰與血交湧而上纔側身便壅絕顯係敗血隨痰上升然非血氣脾胃之大虛敗血何由隨痰上升耶此方所以恰對也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先生之謂歟

損破尿胞

脫下子宮

一產婦因收生者不謹損破尿胞而致淋瀝不禁丹溪曰肌肉破傷在外者尚可完補胞雖在腹恐亦可治診其脉虛甚蓋難產因氣血虛故產後尤虛試與峻補以參朮為君芎歸為臣桃仁陳皮黃芪茯苓為佐以豬羊胞煎湯熬藥汁極飢飲之一月而安蓋氣血驟長其脬即完恐稍遲即難成功也。

一婦產後陰戶下一物如合鉢狀有二歧此子宮也氣血弱故隨子而下用升麻當歸黃芪大劑服二次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後覺一響而收入但經宿著席破落一片如掌大心甚恐朱曰非腸胃比也肌肉破尚可復完以四物加人參數十貼三年後復生一子。

震按難產因氣血虛故產後尤虛此是至言然以論損破尿胞脫下子宮者尤為確切不移他證又當活看。

玉關不閉

立齋曰一婦人陰門不閉腫痛發熱惡寒用十全大補加五味四劑腫消

而斂。若初產腫脹。或焮痛而不閉者。當用加味道遙散。若腫既消而不閉。當用補中益氣湯。切忌寒涼之劑。

震按玉關不閉。虛證無疑。而虛證之中。又有分別。立齋之加惠。後學多矣。特是產科奇病甚多。奇方亦甚多。茲集不能全載。如遇怪異證候。當於葉杏林所述諸書檢求之。夫學醫何難。不過多讀書耳。金史載張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因思天使此人為良醫。尚須納之以書。我儕既不夢斧鑿開竅。務必從目從口。將書納之於心。納之誠多。宜讓潔古獨步耶。設遇奇病。自有奇方。可向腹笥檢求矣。至類案江公註云。須問臨產難易。去血多少。以辨虛實及血熱。戒投溫燥。俱係名言。又可為薛氏之功臣。

古今醫案按卷第九終



古今醫案按卷第十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吳江李齡壽年垞重較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磻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貶賢

外科

震於瘍科幼科。素所未諳。故不敢選。今擇其與內科有關涉者。畧採數條。以作鄰壁之餘光。

疥瘡

陳斗巖治金臺僧嗣真。遍體生痞。癩歲久。藥罔效。陳曰。此太陰之經蘊風邪。風化為蟲病也。初猶未信。翌日。僧持瘡痂數片。細看。有蟲如虱。泣拜求治。乃教以百部。蛇床子。草烏。棟樹葉。煎湯一缸。令僧洗浴。一二時。落瘡痂。



蟲無數。一月凡數浴。僧遍體如白。癩風狀而愈。

立齋治一男子。年十六。夏作渴發熱。吐痰唇燥。遍身生疥。兩腿尤多。色黯作痒。日晡愈熾。仲冬腿患瘡。尺脉洪數。薛曰。疥。腎府也。瘡。骨疽也。皆腎經虛證。針之膿出其氣。篋。薛謂火旺之際。必患瘡證。遂用六味。地黃。十全大補。不二旬。諸證愈而瘡證具。仍用前藥而愈。抵冬娶妻。至春諸證復作。父母憂之。令其外寢。幸年少謹疾。亦服地黃丸數劑。煎藥三百餘劑而愈。

癩瘡

孫東宿治查景川。遍身癩瘡。紅而掀痒。諸人以蒺藜。荆芥。升麻。葛根。元參。甘草。石斛。酒。芍藥。與之不愈。又謂為風熱。以元參。蟬蛻。羌防。赤芍。甘草。生地。當歸。升麻。連翹。蒼耳子。服之。飲食頓減。遍身發瘡。痛痒不可言。孫診之。兩手脉俱緩弱。以六君子湯去半夏。加扁豆。砂仁。苡仁。山藥。藿香。黃芪。一服而飲食進。四貼而痛痒除。十貼瘡疥如脫。

癩贅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盆。無所痛苦。惟奇痒不可忍。飲食日減。無能識其為何病。秦德立見之。曰：此風瘤也。吾能治之。取藥傅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風斗許。皆蠱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竅如箸端不合。時時風湧出不勝計。竟死。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惟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耳。正與此同。立齋治一男子。小腹患瘤。膿水淋漓。用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以培脾土。六味地黃丸。以生腎水。更用蘆薈丸。以清肝火。而斂。

一婦左項腫如雞卵。不作痛。不變色。勞則發熱。怒則寒熱。經候不調。三年矣。薛用加味道遙散。加味歸脾湯。間服。佐以海藻散。堅丸。年許而消。一男子鬱怒房勞。左脇腫贅如赤桃。服流氣化痰之藥。其大愈。甚虛證。悉具此肝腎過虛也。用前藥及地黃丸而消。

儒者朱宏仁。年二十餘。右手背近中指患疣五枚。中一大者如黃豆。餘皆如聚黍。拔之如絲。長三四寸許。此血燥筋縮。用清肝益榮湯五十餘劑。而

愈。

一婦人左手背并次指患五六枚如熟椹。薛曰：此因肝經血熱也。果月經素不及期，當生血涼血為主。不信，乃用艾灸，手脹發熱，手指皆攣，兩腋項兼胸乳間皆患疣，經行無期，薛用加味逍遙散加黃連十餘劑，各患漸愈，乃去黃連百餘劑，經行如期，再用地黃丸三料而全消。

一儒生，左腿近環跳患瘤，狀如大桃，按之濡軟，先服除溼流氣化痰之劑，惡寒發熱，食少體倦，形氣俱虛，脈洪大而虛，氣瘤也。肺主之，蓋膽屬木，肺屬金，此發於膽經部分，乃肺金侮肝木，元氣虧損，而其膿已內潰矣。遂用十全大補湯數劑，出清白稀膿甚多，頓加寒熱，煩渴頭痛，殊類傷寒。薛謂此因膿泄而血氣益虛耳，仍用前湯，其勢益甚，脈洪數大，按之如無，乃加附子一錢，其勢愈甚，而脈復如前，此虛甚而藥未能及也。更加附子二錢，三劑，諸證頓退，乃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各三十餘劑，出腐骨五塊，瘡口將完，後因不慎起居，患處復潰，諸證更發，咽間如焚，口舌無

皮用十全大補加附子一錢服之。諸證悉愈。二日不服。內病悉至。患處復潰。二年後又患。服前藥不應。診其尺脈微細如絲。此屬命門火衰。用八味丸為主。佐以十全大補湯稍愈。又二年仍患虛寒之證而歿。

瘰癧

立齋治容臺張美之善怒。患瘰癧。時孟春。或以為肝經有餘之證。用尅伐之劑不愈。薛以為肝血不足。用六味地黃補中益氣。以滋化源。至季冬而愈。此證果屬肝火風熱。亦因肝血不足。若主伐肝。則脾土先傷。木反尅土。此證或延于脇腋。或患于胸乳。皆肝膽三焦之經也。亦當以前法治之。

一儒者缺盆間結一核。薛謂此肝火血燥筋攣。法當滋腎水生肝血。彼反服行氣化痰。外敷南星商陸之類。漸如覆碗。仍用前藥以滋化源。間與蘆薈丸以清肝火。年餘元氣復而腫消。

一男子頸間結核大潰。年餘不愈。又一男子鬢間一核。初如豆粒。二年漸大如桃。又一婦人左眉及髮際結核年餘矣。皆與清肝火養肝血益元氣。



而並愈。此證亦有大如升斗者。治以前藥無不取效。

一婦人項結核寒熱頭痛脇乳脹痛內熱口苦小便頻數證屬肝火血虛。用四物加柴胡山梔膽草而愈。又用加味道遙散而安。

一婦瘰癧後遍身作痒脉大按之虛以十全大補加香附治之而愈。大凡潰後午前痒作氣虛午後痒作血虛若作風證治之必死。

江應宿治休寧吳氏子年十七患瘰癧三年矣瘍醫用爛藥刀破取瘡口甫平即復腫累累如貫珠遍體瘡疥兩脇腫核如桃江診之微弦而數

即語之曰肝腎虛熱則生瘰癧當從本治內消以柴胡當歸連翹黃芩黃連牛蒡三稜桔梗花粉紅花十餘劑再與黃連海藻昆布乾葛石膏山梔

龍膽連翹花粉為丸以清其上更令空心服六味地黃丸以滋化源未盡一料瘰癧消瘡愈不復作矣

楊乘六治下昂俞文遇患瘰癧左右大小十餘枚堅硬如石頭項腫大不能轉側兼吐血咳嗽夢遺泄精等證服藥半年皆滋陰瀉火固精伐肝之



劑遂致痰咳不絕。夢泄不止。竟成弱證。邀楊視之。見其性情慷慨。有豪爽氣。且操心精細。多思慮。剛果躁直。知其致病之原。由於肝膽用事。愷怒居多。以致肝膽先病。而延及心脾者也。其痰咳不絕者。肝氣虛逆。痰隨氣上也。夢泄不止者。肝經氣血虧損。疏泄失職也。瘰癧腫大堅硬。不能消散者。肝經氣血虛滯。鬱結不舒也。診其脈。弦動中兼見躁動。而左手關尺獨緊細如刀。口舌青色。嫩而胖且滑。乃以養營湯倍肉桂主之。服至月餘。內外各證俱有痊意。遂以前方作丸。佐歸脾養心兩方。隨證消息。守服三月。諸證悉除。而左右瘰癧俱消。

徵瘡

李行甫患徵瘡。誤用水銀膽礬等藥。搗五心。三日間。舌爛齒脫。喉潰。穢氣滿室。吐出腐肉如猪肝色。湯水不入。腹脹。二便不通。醫皆謝去。獨用治喉藥吹喉。痰壅愈甚。痛難忍。幾死。仲瀉按其腹。不痛。雖脹滿未堅。猶未及心。知水銀毒入腹未深。法宜以鉛收之。急用黑鉛。助餘分作百餘塊。加大劑。

甘桔湯料。金銀花粉草各用四五兩。水二三十碗。鍋內煎濃。先取三四碗入湯注中。徐灌之。任其自流。逾時古漸轉動。口亦漱淨。即令恣飲數盞。另取渣再煎。連前濃汁。頻灌手足。次日二便去黑水無算。始安。方用吹口藥及敗毒托裏藥數劑而愈。

下疳瘡

薛立齋治庶吉士劉華甫。莖中作痛。或出白津。或小便秘澇。先用小柴胡加山梔澤瀉黃連木通膽草茯苓二劑以清肝火導溼熱。諸證漸愈。因勞倦忽寒熱。用補中益氣湯治之而安。又用六味丸以生肝血滋腎水。諸證全愈。

一儒者莖中作癢。發熱倦怠。外皮浮腫。二年矣。此肝腎陰虛。用八珍加柴胡山梔及六味丸而愈。有兼陰毛間生蟲作癢。以桃仁研爛塗之。

肺癰

石山治一婦。年近三十。形色瘦白。素時或咳嗽一二聲。月水或前或後。夏

月取涼遂咳甚不能伏枕者月餘嗽痰中或帶血或兼膿嗽急則吐食醫
用芩連二陳不效復用參芪等藥病愈重汪視左脉浮滑右脉稍弱而滑
幼傷手腕掌不能伸右脉似難憑矣乃以左脉驗之恐妊兼肺癰也遂以
清肺泄肺之劑進之三服而能著枕痰不吐膿不咯惟時或惡阻汪曰
此妊之常病也教用苡仁白朮茯苓麥冬黃芩阿膠煎服病減月餘復為
診脉皆稍緩而浮曰熱已減矣但吐紅太多未免傷胃教用四君子加陳
皮黃芩枳殼煎服調理妊至六月食雞病作却難而愈至九月病又復作
聲啞令服童便獲安汪曰產後病除乃是佳兆病若復作非吾所知月足
而產脾胃病作加泄竟不救

一儒者素善飲咳痰項強皮膚不澤此肺癰也蓋肺系于項故項不能轉
側肺氣虛弱故皮膚不澤先用桔梗湯以治肺後用八珍補肺湯以補脾
土生肺金而痊

一男子面赤吐膿發熱作渴煩躁引飲脉洪數而無倫次此腎火傷肝先

用加減八味丸加麥冬大劑一鍾熱渴頓止久睡覺而神爽索食再劑諸證又減六七仍用前藥更以人參五錢麥冬二錢五分五味二錢水煎代茶日飲一劑月餘而安此證面赤者當補脾腎面白者當補脾肺故用此藥。

江應宿治貢士汪賓篁患滯下赤白月餘江診視投藥數劑而愈六脉洪數不減即告之曰公年高足三陰虛損不能相生當滋化源否則恐生他病與六味地黃丸加生脉散因循半月未及修製遂覺右乳旁牽痛面赤吐痰腥臭脉洪大浮數按之無力江曰脉數不時見此肺癰也次日吐膿血甚多投以桔梗湯加羚羊角未應再與升麻湯十餘劑更以前丸滋其化源而愈。

王宇泰治一婦感冒風寒或用發表之劑反咳嗽喘急飲食少思胸膈不利大便不通右寸關脉浮數欲用通利之劑王曰此因脾土虧損不能生肺金若更利之復耗津液必患肺癰矣不信仍利之虛證悉至果吐膿乃

朝用益氣湯。夕用桔梗湯。各數貼。又朝用益氣湯。夕用十全大補湯。各五
十貼。全愈。

一婦咳嗽吐痰胸膈作痛。右寸關浮滑。項下牽強。此脾胃積熱成痰。非癰
患也。以二陳湯加山梔白朮桔梗。治之而愈。

胃癰

薛立齋治一膏梁之人。寒熱作渴。不時咳吐。口內血腥。又五日吐膿血。皮
毛錯縱。用射干湯四劑。膿血已止。但氣壅痰多。以甘桔湯而愈。其方乃射
干梔仁升麻白朮赤芍赤芍水煎。加地黃汁白蜜和服。

一男子用射干湯之類。乍愈。但氣喘體倦發熱作渴。小便頻數。用補中益
氣加山藥山茱麥冬五味。時仲夏。更以生脉散代茶飲而愈。

江應宿治上舍汪中字。患喉腫不進飲食。腹中不飢。但日飲清茶數盞。江
視之。診得氣口緊數。此胃癰也。膿已成。宜引下行。投以涼膈散。稍稍利一
二度。次早吐膿血。再服射干湯一劑。即知飢索食。六劑全愈。

石頑治談仲安體肥善飲初夏患壯熱嘔逆胸膈左畔隱痛手不可拊便溺澇數舌上胎滑食後痛嘔稠痰漸見血水脉來澇澇不調與涼膈散加石斜連翹下稠膩頗多先是瘍醫作肺癰治不效張曰肺癰必咳嗽吐腥穢痰此但嘔不嗽洵為胃病無疑下後四五日復嘔如前再以小劑調之三下而勢甫平後以保元苓橘平調二十日而痊先時有李姓者患此專以清熱豁痰解毒為務直至膈畔潰腐膿水淋漓纏綿匝月而斃良因見機不早直至敗壞悔無及矣

腸癰

丹溪治一女子腹痛百方不治脉滑數時作熱腹微急曰痛病脉當沉細今滑數此腸癰也以雲母膏一兩丸梧子大以牛皮膠溶入酒中并水下之餉時服盡下膿血一盆而愈

一婦以毒藥去胎後當臍右結塊塊痛甚則寒熱塊與臍高一寸痛不可按脉洪數謂曰此瘀血流溢于腸外育膜之間聚結為癰也遂用補氣血

行結滯排膿之劑。三日決一鋒針膿血大出。內如糞狀者。臭甚。病婦恐。因謂氣血生肌。則內外之竅自合。不旬日而愈。

虞恆德治一人。得潮熱。微似瘡狀。小腹右邊有一塊。大如雞卵。作痛。右腳不能伸縮。一醫作賣豚氣治。十餘日不驗。虞診其脈。左寸孔而帶滯。右寸孔而洪實。兩尺兩關俱洪數。曰。此大小腸之間。欲作癰耳。幸膿未成。猶可治。與五香連翹湯。加減與之。間以蜈蚣炙黃酒調服之。三日愈。

儒醫李生治一富家婦。有疾。診之曰。腸胃間有所苦耶。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出。醫皆謂古無此證。不可治。李曰。試為籌之。若服我之藥。三日當瘳。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芪湯下之。下膿血數升而愈。其家喜。問治法。李曰。始切脈時。覺孔脈見于腸部。脈訣云。寸孔積血在胸中。關內。逢孔腸裏癰。此癰在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為丸耳。切脈至此。可以言醫矣。

立齋治一男子。裏急後重。下膿脹痛。用排膿散蠟礬丸而愈。後因勞寒熱。



體倦用補中益氣而安。

一婦人小腹脹痛小便如淋此毒結于內先以神效瓜萸散二劑少愈更以薏苡仁湯而安。

一婦人小腹脹痛而有塊脉孔而澹此瘀血為患以四物加元胡索紅花桃仁牛膝木香二劑血下而愈。

一婦人小腹脹痛大便秘澀轉側有水聲脉洪數以梅仁湯一劑下瘀血諸證悉退再以薏苡仁湯而愈。

一婦人膿成脹痛小便不利脉洪數服太乙膏三錢下膿甚多脹痛頓止以瓜萸散蠟礬丸及托裏而安。

一婦人產後惡露不盡小腹作痛服瓜子仁湯下瘀血而瘥凡瘀血停滯宜急治之緩則腐化為膿最為難治若流注關節則為敗證。

江汝潔治一男子病小腸癰初起左小腹近脇下一塊如掌大甚疼江以蜂蜜調大黃末敷于痛處再以生姜一大塊切片置于大黃之上以火熨

之四五度。逾半月而塊自消。

一人脇破腸出臭穢。急以香油抹腸送入。即不出。又以人參、枸杞子煎湯淋之。皮自合。吃猪腎粥。十日愈。

江應宿治汪上舍之內。當臍結痛。發熱惡寒。脉洪數。此腸癰也。投以仙方活命飲。五香連翹湯。瓜蒌散。俱不應。過七日。小便間有膿血。乃製雲母膏。為丸。十數服而愈。可見藥之對病。其驗如此。

震按雲母膏。其藥三十九味。清油浸七日。文火熬膏收貯。將水銀彈上用時。先刮去水銀。或服或貼。其功甚大。但熬一料。必用人參五錢。今亦難辦也。其方即於瘍科準繩可查。

腹癰

呂滄洲治一小兒。十二歲。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不許。請呂視之。見一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無他法。呂諭之曰。臍神闕也。針刺所當禁。矧癰舍



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而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而出。呂投透膿散一匙。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萬應膏丸而瘥。

立齋治給事錢南郭。腹內患癰已成而不見。欲用托裏之藥發之。彼用行氣破血以圖內消。形體甚倦。飲食益少。患處頓陷。色黯堅硬。按之不痛。仍用大補之劑。色赤腫起。膿熟。針之。再用托裏。腫潰漸愈而消。

一男子腹內作痛。腹外微腫。或欲藥汗之。薛曰。肉色如故。脈數無力。此元氣虛損。毒不能外發。遂與參芪歸朮之類數劑。漸發于外。又數劑。膿成而欲針之。彼惑于人言。用大黃白芷川山甲之類。引膿從便出。以致水瀉不止。患處平陷。自汗盜汗。熱渴不食。仍用前劑。加半夏陳皮薑桂。四劑。形氣漸復。又數劑。針去其膿。仍用補劑。幸幼未婚。故得痊也。

鴻臚蘇龍溪。小腹內腫脹作痛。大小便秘結。作渴欲飲冷。脈洪數而實。用黃連解毒散。二劑。熱痛頓止。二便調和。用活命飲而愈。

大司馬李梧山。腹痛而勢已成。用活命飲一劑。痛即退。用托裏消毒散。腫

頓起。此膿將成。用托裏散補其元氣。自潰而愈。錦衣堂劉廷器仲夏腹患癰潰。而膿水清稀。發熱作渴。腹脹作嘔。飲食不入。諸醫以為熱毒內攻。皆用芩連大黃之劑。病加劇。邀薛診。投以參芪薑附等藥。一劑嘔止。食進而安。再用托裏補劑而瘡愈。

進士邊雲莊腹痛惡寒。作溼痰食積治之。益甚。脉浮數。薛曰。浮數之脉。更惡寒。疽瘡之證也。彼不信。旬餘復請視之。左尺洪數。知內有膿矣。仍不信。至小腹腫脹。連及兩脅。始悟。薛曰。膿潰醫矣。氣血俱虛。何以收斂。服活命飲一鐘。醫潰一孔。出膿斗許。氣息奄奄。勢成可畏。用大補藥一劑。神思方醒。每去後糞從瘡出。且出血甚多。痛不可忍。欲求死而不得。小腹間若覺有物上挂。即發痙。牙關緊。不省人事。發熱煩躁。此時脉洪大。舉按皆實。麤而診之。脉仍洪大。按之如無。此氣血虛極。以十全大補湯。用參芪至四兩。餘加附子二枚。而瘡止。共用此方五十餘劑。而瘡斂。

乳瘍



一婦形脉稍實。性躁。難于後姑。乳生隱核。以本草單味青皮湯。間以加減。四物湯。加行經絡之劑。治兩月而安。

一後生作勞。風寒。夜熱。左乳痛。有核如掌。脉細澁。而數。此陰滯于陽也。詢之。已得酒。遂以瓜蒌子。石膏。乾葛。台芎。白芷。蜂房。生薑。同研。入酒服之。四貼而安。

薛立齋治一儒者。兩乳患腫。服連翹飲。加堅硬。食少。內熱。胸肋作痛。日晡頭疼。小便赤澁。此足三陰虛。而兼鬱怒。前藥復損脾肺。先用六君。加芎歸。柴梔。四十餘劑。元氣復而自潰。乃作痛惡寒。此氣血虛也。用十全大補。六味。地黃而愈。

封君袁陽。淫左乳內結一核。月餘赤腫。此足三陰虛。兼怒氣所致。用八味。加柴梔。丹皮。四劑。赤腫漸退。內核漸消。又用清肝解鬱湯而愈。時當仲秋。兩目連翹。肝脉微弦。此肝經火盛。而風動也。更加龍膽草五分。并六味。地黃丸而愈。若用清熱敗毒。化疾行氣。鮮不悞者。

一儒者兩脇作脹兩乳作痛服流氣飲瓜萸散半載後左脇下結一塊如核肉色不變勞則寒熱此鬱結氣傷而為患虛而未能潰也八物加柴胡遠志貝母桔梗月餘色赤作痛膿將成矣又服月餘針之出膿碗許頓然作嘔此胃氣虛而有痰也令時啗生薑服六君子湯嘔止加肉桂而瘡愈彼後出宰每傷勞怒胸乳仍痛并發寒熱服補中益氣加炒山梔愈

一婦人內熱脇脹兩乳不時作痛口內不時辛辣若卧而起急則臍下牽痛此帶脉為患用小柴胡湯加青皮黃連山梔二劑而愈

一婦人久鬱右乳內腫硬用八珍湯加遠志貝母柴胡青皮及隔蒜灸兼服神效瓜萸散兩月餘而消

一婦人稟實性躁懷抱久鬱左乳內結一核按之微痛以連翹飲子二十餘劑少退更以八珍加青皮香附桔梗貝母二十餘劑而消

一婦人發熱作渴至夜尤甚兩乳忽腫肝脈洪數乃熱入血室也用加味

小柴胡湯熱止腫消。



一婦人因怒左乳作痛發熱表散太過腫熱益甚用益氣養榮湯數劑熱止膿成不從用針腫脹熱渴針膿大泄仍以前湯月餘始愈此證若膿未成未破有薄皮剝起者用代針之劑其膿自出不若及時用針不致大潰若膿血未盡輒用生肌反助其邪慎之

一婦人膿清腫硬面黃食少內熱晡熱自汗盜汗月經不行此肝脾氣血俱虛用十全大補加遠志貝母及補中益氣各三十餘劑外用葱熨患處諸證尋愈

一婦人膿成脹痛欲針之不從數日始針出敗膿三四碗許虛證蜂起幾至危殆用大補兩月餘而安若元氣虛弱不作膿者用益氣養榮湯補之膿成即針若腫痛寒熱怠惰食少或至夜熱甚用補中益氣兼逍遙散補之為善

一產婦因乳少服藥通之致乳房腫脹發熱作渴以玉露散補之而愈夫乳汁乃氣血所化在上為乳在下為經若衝任之脉盛脾胃之氣壯則乳

汁多而膿。衰則淡而少。所乳之子亦弱而多病。又有屢產無乳。或大便滯。乃亡津液也。當滋化源。

一婦人右乳內結三核。年餘不消。朝寒暮熱。飲食不甘。此乳巖。用益氣養榮湯百餘劑。更以木香餅熨之。年餘而消。

一婦人年二十有五。素虛弱。多鬱怒。時疫後脾胃愈虛。飲食愈減。又值氣忿。右乳脇下紅腫。應內作痛。用炒麥麩熨之。腫雖少散。內痛益甚。轉側胸中如物懸墜。遂與加減四物湯。內腫如鷺卵。外大如盤。胸脇背心相應而痛。夜熱勢甚。時治者皆以攻毒為言。薛云。此病後脾弱而復怒傷肝。治法惟主于健脾氣平。肝火則腫自消。而病自愈矣。方以八物加陳皮黃芪柴胡山梔白芷服八劑。病減六七。去白芷加青皮木香桔梗。又六劑而全愈。若用攻毒之劑。病胡能瘳。

附一婦產後忽兩乳細小。下垂過小腹。痛甚。名乳懸。用芎歸各一觔。內用八兩水煎。餘用燒烟薰口鼻。二料乃效。



幼科

胎毒

東垣云李和叔中年得一子至一歲身生紅絲瘤不救後四子至三歲皆病瘤而死問何緣至此翌日思之謂曰汝乃腎中伏火精中多有紅絲以氣相傳故生子有此疾俗名胎瘤是也汝試觀之果如其言遂以滋腎丸數服以濕腎中火邪補真陰不足忌酒肉辛熱之物其妻以六味地黃丸養其陰血受胎五月之後以黃芩白朮作散服後生子前證不作

一子年十六生七箇月得淋病五七日必一作其發則大痛水道方行下如漆和粟者一盞方定脉之輕則澇重則弦視其形瘦而長青而蒼意其父必服固下部藥遺熱在胎留於子之命門而然遂以紫雪和黃檗末丸梧子大晒極乾湯下百丸半日又下二百丸食壓之又半日痛大作連腰腹水道乃行下漆和粟者碗許痛減十之八後與陳皮一兩桔梗木通各五錢又下合許而安父得燥熱尚能病子况母得之者乎

胎暈

江篁南治一兒產數日常昏暈一日五六見醫作驚風治不效江以大補氣血之劑濃煎湯喂之并飲乳母多服漸減而愈

熱證

立齋治李閣老子潮熱飲食如故自申酉時甚至子丑時方止遍身似疥大便祕結小便赤澁熱渴飲冷碎以為脾胃寔熱傳於肺與大腸先用清涼飲四劑結熱始退又用四物柴胡黃連數劑其瘡漸愈彼欲遠效另用槐角丸之類諸證益甚仍以前藥更加桃仁赤芍至百劑而愈

江篁南治一兒生方兩月時值酷暑又久雨溼令流行遍身大熱然初生小兒腸胃脆窄藥難區處乃取乾壁土春碎撒地上上以芭蕉葉鋪之將兒臥葉上又以芭蕉葉覆之更以乾壁土于上睡少時其熱如失

汗

海藏治一子自嬰至童盜汗凡七年矣諸治不效與涼膈散三黃丸三日



病已。蓋腎為五液化為五溼。相火迫腎。水上行。乘心之虛而入。手少陰心火炎上而入。肺欺其不勝已也。皮毛以是而開。腠理元府不閉而為汗出也。出于睡中者為盜汗。以其覺則無之。故經云。寢汗憎風是也。先以涼膈泄胸中相火。相火退次以三黃丸瀉心火。以助陰。則腎水還本藏。元府閉。汗為之止矣。

喘

景岳曰。予仲兒生未兩週。初秋感寒發熱。脉微緊。素知其臟氣屬陰。不敢清解。以芎蘇羌芷細辛薑之屬。冀散其寒。一劑下咽。不惟熱不退。而反大瀉作。連瀉二日。又加氣喘。斯時也。將謂其寒氣盛耶。何以用溫藥而反瀉。將謂其火刑金耶。豈以清瀉連日而尚堪寒涼。將謂其表邪之未除耶。則何以不利於蘇散。束手無策。且見其表裏俱劇。大喘垂危。又豈淺易之劑所能挽回。沉思良久。漸有所得。乃用人參二錢。生薑五片。煎湯以茶匙挑與二三匙。即懷之而旋走室中。徐察其呼吸之進退。喘雖未減。亦不見

增。又與三四匙少頃，則覺其鼻息似乎少舒，遂與半小鐘，更覺有應。自午及酉，完此一劑，適一醫至，曰：誤矣！大喘如此，豈可用參？速以抱龍丸解之。余不聽，復煎人參二錢五分，自酉至于盡其劑，劑完而氣息遂平，齶齶大睡，瀉亦止而熱亦退矣。所以知其然者，觀其因瀉反喘，豈非中虛設有實邪？自當喘隨瀉減，是可辨也。向使誤聽彼醫，易以清利，中氣一脫，即當置之死地，必仍咎余之誤用參也。孰是孰非，何從辨哉？

吐瀉

立齋治一小兒，每飲食失節，或外驚所忤，即吐瀉發搐，服鎮驚化痰等藥而愈。後發搐益甚，飲食不進，雖參朮之劑到口即嘔，乃用白朮和土炒黃，以米泔煎數沸，不時灌半匙，仍嘔。次日灌之微嘔，漸加至二三匙，遞加至半盃，不嘔，乃濃煎服而愈。

景岳治其季子甫半歲，受寒吐瀉大作，用溫胃和脾之藥不效，用理中湯三日後，加入人參三錢，及薑桂、吳茱萸、肉果，亦不效。至四五日，則隨乳隨吐。

吐其半而瀉其半。腹中毫無所留。乃用人參三錢。製附子薑桂等各一二錢。下咽即吐。一滴不存。而所下之乳。則白潔無氣。仍猶乳也。斯證形氣之危。萬無生理矣。因思寒氣犯胃。而吐瀉不止。若舍參薑桂附之屬。尚何術焉。再四思之。謂胃虛已極。而藥之氣味。畧有不投。必拒而不納。矧附子味鹹。亦能致嘔。惟得甘辣可口之藥。庶乎胃氣可安。尚有生意。乃用胡椒三錢。搗碎。加煨姜一兩。水煎。又令煎人參二兩。以參湯之十。入椒薑湯之一。茶匙挑與。竟咽而不吐。徐徐服之。乳藥皆安矣。四鼓服起。至次日未時。服完。忽然躁擾呻吟。煩劇之甚。家人疑熱藥太過。燒斷肚腸。相與抱泣。景岳云。若藥果有難堪。何自四鼓。至午前皆相安。而此時遽變若此。其必數日不食。胃氣新復。而倉廩空虛。飢甚則然也。取粥以示之。則張皇欲得。因與食之。竟至半碗。而寂然安卧矣。次日復加製附。始瀉止全愈。此因飢發躁。設用清涼一解。則全功盡棄。而初時用參數錢。毫無所效。倘不知藥未及病。改用苦寒。亦必即死。傍觀者。仍歸罪於用參也。

嗜卧

呂滄洲治一幼女病嗜卧。頰赤而身不熱。諸醫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呂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之曰。女無病。關滑為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內子曰。乳母近掌酒庫鑰。竊飲必盡。意使人視之。卧內有數空罌。乃拘其鑰。飲以枳椇子葛花。日二三服。而起如常。

驚搖

李寺丞子三歲病搖。自卯至巳。數醫不效。錢乙視之。搖目右視。大叫哭。李曰。何搖。右錢曰。逆也。李曰。謂何。曰。男為陽。本發左。女為陰。本發右。故男目左視。發搖時無聲。右視有聲。女發搖時。右視無聲。左視有聲。所以然者。左肝右肺。肺金肝木。男目右視。肺勝肝也。金來刑木。二藏相戰。故有聲也。法當瀉其強。補其弱。心寔者亦當瀉之。肺虛不可瀉。肺虛之候。悶亂硬氣。長出氣。此病男反女。故男治易於女也。假令女發搖。目左視。肺之勝肝者。病



在秋。即肺兼旺位。肝不為任。故叫哭。當大瀉其肺。然後治心。續肝。所以俱
言目反右視者。乃肝主目也。凡搖者。風熱相搏於內。風屬肝。故引見之。於
目也。錢用瀉肝湯瀉之。二日不悶亂。當知肺病退。後用地黃丸補腎。三服
後用瀉青丸涼驚丸各二服。凡用瀉心肝藥。五日方愈。不妄治也。又言肺
虛不可瀉者。何曰。設令男目左視。木反尅金。肝旺勝肺。宜但瀉肝。若更病
在春夏。金氣極虛。則當補肺。不可瀉也。

院使錢公英宣德間。治寧陽侯孫始生。九月。患驚悸啼哭而汗。百方莫救。
瑛最後視疾。乃命坐兒子地。使掬水為戲。驚啼頓止。人問之。曰。時當季春。
兒豐衣重帷。不離懷抱。其熱鬱在內。安能發泄。使之近水。則火邪殺得土。
氣則藏氣平。疾愈矣。奚用藥為。

石山治一女。六歲。病左手不能舉動。三年矣。後復病癩。初用人參半夏。或
殺或否。汪診左脉浮洪。右脉頗和。曰。痰熱也。令以帛勒肚。取茶子去殼。三
錢。按碎。以滾湯一碗。濾取汁。隔宿勿食。早晨溫服。吐痰三碗許。手能舉動。

癰亦不作。

方蔭山治朱氏子。八九歲寄食外家。以肉汁拌飯啖之。口含飯未下咽。因疾走顛蹶。遂口禁手足搖動。醫治不效。延七日。甚至令人口含開關等藥。合其口噴入。僅能開牙關。而四肢搖動發熱昏沉不語如故。脉洪滑。方至。以石膏青黛甘草陳皮南星天麻薄荷猪苓澤瀉白朮茯苓兜鈴元參黃芩。加薑一片服。是夜熟寐不動。唯起溺一度。熱退身涼脉靜。再進一服而愈。

潛邨治仙潭孫。自範甥。慢脾證。痰涎湧盛。咳嗽身熱。四肢抽搖。自汗嗜卧。露睛撮空。手振。屢進補脾兼消痰逐風藥。不應。以方就商於楊。楊曰。此證風自內出。本無可逐。痰因虛動。亦不必消。只補脾土。諸證自退。但據所示兼證。則其面必見白。眼必散大。舌必胖滑。色必嫩白。頸必軟。而頭必垂矣。曰誠然。然救虛而不應。究何故耶。楊曰。諸證皆屬寒。而諸方止救虛者也。使天柱未倒。固能取效。尚須除去逐風消痰之品。今頸軟頭垂。則天柱已



倒而虛上加寒。確有顯據。非炮薑肉桂何以追已去之陽。而甦垂絕之氣。哉。乃寫參附養營湯。囑之曰。如阻以稚幼無陽。無補陽之法。則百不救一矣。服三劑。竟全愈。次用五味異功散。加煨薑白芍。調理而健。

癩

立齋治一小兒患癩。吐痰困倦。半晌而甦。諸藥不效。年至十三而頻發。用肥厚紫河車。生研爛入人參當歸末。搗丸。每服二錢。日進三五服。乳送下。一月漸愈。又佐以八珍湯全愈。

又一兒七歲發驚癩。令其恣飲人乳。後發漸疎而輕。至十四歲復發。用乳不效。亦用河車丸數具而愈。常用加減八味丸而安。後至二十三歲復發。而手足厥冷。仍用前法。佐以八味丸十全大補湯而痊。

又治數小兒。皆以補中益氣六君子六味八味等湯丸相間用之。皆得全愈。

癩癧



錢乙治皇子病癩癧國醫莫能療聞乙有異能召之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問此何以能愈此疾對曰以土勝水木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江應宿治一富家兒病手足癩癧延至二十餘日轉篤江後至曰此氣虛也當大補之以參朮歸芪茯苓黃連半夏甘草佐以肉桂助參芪之功補脾瀉肝一飲遂覺少定數服而愈所以知兒病者左脉滑大右脉沉弱似有似無右手主於氣故曰氣分大虛經所謂土極似木亢則害承乃制脾虛為肝所侮而風生焉證似乎風治風無風可治治驚無驚可療治痰無痰可行主治之法所謂氣行而痰自消血榮而風自滅矣見肝之病知肝當傳脾故先實其脾土治其未病否則成慢脾風而危殆矣

黃疸

羅謙甫云一兒季夏身體蒸熱胸膈煩滿皮膚如潰橘之黃眼中白睛亦黃筋骨痿弱不能行立此由季夏之熱加以溼令而蒸熱薄于經絡入于骨髓使臟氣不平故脾逆乘心溼熱相合而成此疾也蓋心火實則身體

蒸熱胸膈煩滿脾溼勝則皮膚如潰橘之黃有餘之氣必乘己所勝而侮不勝是腎肝受邪而筋骨痿弱不能行內經云脾熱色黃而肉蠕動又言溼熱成痿豈不信哉所謂子能令母寔則瀉其子也蓋脾土退其本位腎水得復心火自平矣又經曰治痿獨取陽明正謂此也乃以加減瀉黃散主之方以黃連茵陳各五分黃檗黃芩各四分茯苓梔子各三分澤瀉二分作一服煎熱服食前一服減半待五日再服而愈內經曰土位之主其瀉以苦又云脾惡溼急食苦以燥之故用黃連茵陳之苦寒除溼熱為君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故以黃檗之苦辛寒強筋骨為臣溼熱成煩以苦瀉之故以黃芩梔子之苦寒止煩除滿為佐溼淫於內以淡泄之故以茯苓澤瀉之甘淡利小便導溼熱為使也

魏云陽明為胃土而方中獨瀉脾土故曰土位之主其瀉以苦所以清燥湯治痿用黃連黃檗良有以也治痿獨取陽明不得專主人參黃

芪

癖積

劉仲安治一兒病癖積左脇下硬如覆手肚大青筋發熱肌瘦自汗咳嗽日晡尤甚牙疳口臭惡宣露出血四肢困倦飲食減少病甚危篤先與沉香海金沙丸一服下穢物兩三行次日合塌氣丸服之十日復與沉香海金沙丸利之又令服塌氣丸如此互換服至月餘其癖減半百日良愈明宗室富順王一孫嗜燈花但聞其氣即哭索不已時珍診之曰此癖也以殺蟲治癖之藥丸服一料而愈

震按沉香海金沙丸乃牽牛頭末一兩海金沙一錢沉香輕粉各一錢獨囊蒜研泥丸之木香塌氣丸乃陳皮去白蘿蔔子炒各五錢草豆蔻胡椒木香青皮各三錢蝎尾去毒二錢五分水泛丸所服丸數皆三十丸多至四五十丸出東垣十書

疳積

陳孝廉自述云其子痘疹後患疳積病骨瘦如柴大便不固偶得市人傳



一方用山查一兩白酒麪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人中白最多者將二物裝內炭火煨存性研為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藥未完而病愈。

黃上舍瑤臺乃郎患疔肚大如箕足細如管眼生翳膜遮睛幾不可為在蘇州得異人傳授一方取雞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令兒服之遂愈後以治數兒無不立效。

江應宿見丁氏兒醫治疔積腹大脚小翳膜遮睛者用大蝦蟆十數個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為度用粗麻布袋一方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再取新瓦燒紅置蛆于上焙乾令病兒食之每服一二錢後服參苓白朮散而愈若兒稍大見疑用炒熟大麥麵和少蟲作餅或丸看兒大小壯弱無不驗者。

曲背



一女六歲。繞發寒熱一日。即腰脊中命門穴間骨節腫一塊如大饅頭狀。高三四寸。自此不能平身而立。絕不能下地走動。已半年。人皆謂龜背。痼疾莫能治。即以幼科治龜背古方。亦不效。孫東宿曰。此非龜背。蓋龜背在上。今在下部。必初年乳母放在地上。坐早之過。彼時筋骨未堅。坐久而背曲。因受風邪。不覺其漸。入骨節間而生痰涎。致令骨節脹滿。而大不急治之。必成痼疾。今起未久。可用萬靈黑虎比天膏貼之外。以晚蠶砂醋炒絹包於膏上。熱熨之一夜。熨一次。再以威靈仙為君。五加皮烏藥紅花防風獨活。水煎服一月。而消其半。骨節柔軟。不復腫硬。下地行走如初矣。人皆以為神奇。後三個月。鷲不能行。問之。足膝痠軟。載身不起。故不能行。予知其病去而下元虛也。用杜仲晚蠶砂五加皮苡仁當歸牛膝獨活蒼耳子。人參仙茅水煎服二十劑。行動如故。

異證

一兒初如魚泡。又如水晶。碎則流水。用蜜陀僧羅極細糝之一。小兒七歲。

聞雷則昏倒不知人事以人參當歸麥冬少入五味熬膏盡一斤後聞雷自若

建矣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四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有舟人生子身全無皮人莫能曉適吳門葛可久過衆告之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兒其中以細土隔衾覆之戒勿動久而啟衾視之已生皮矣蓋其母懷妊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氣故也

周恭曰有懷胎即樓居不落地者生子皆赤肉無皮亦用此法按危氏得效方宜用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

却病求嗣六要

一積德 凡人有病或無嗣雖由命數然積德行仁亦能挽回造化福善禍淫天道不爽也 太上感應篇 帝君陰騭文 遵行者歷有成驗故

知求壽求嗣此為最上法門

一放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者天亦好之。故放生戒殺乃種子延齡秘訣也。但須真發慈悲。不論物之大小貴賤。隨在設法救濟。方有功德。牛犬有功於人。尤宜戒殺戒食。醫書載疫癘之年。凡不食牛犬者。疫不能染。即染亦易愈。余留心試驗。果然。此則衛生者在所必戒。不徒報應可畏也。病家好禱。其風已久。但廣殺牲牢。徒增罪孽。恐淫祀無福。正神不享也。曷若將此項費。行幾件濟人利物之事。而以素齋祀。不亦可乎。

一寡慾 人身以腎為根本。諺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又云寡慾多男子。皆言保養之妙也。凡人先天厚者。雖斲喪不致大害。然施泄過度。精元既薄。生子必弱。而夭。是貽害於子孫矣。若先天本薄。而再行斲喪。無不害及其身者。故曰淫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也。可不畏與。童年鑿竅太早。則五藏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名之疾。此在為父師者教戒防



護之。姦人妻女。為萬惡之首。減算剝祿。所不待言。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高才文士。而終生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果報昭然。歷有証驗。凡我同人。曾犯者。及早回頭。未犯者。永防失足。可也。春畫淫書。動人邪念。欲戒不能。慎勿觀之。春藥皆熱毒之品。用此以快其淫心者。多致失血。癆瘵。癰瘡。下疳等病。且生子必殤。於痘。殺人。不異砒鴆。毋為方士所惑。

一戒怒。凡人性緩不怒者。無病而多壽。性躁多怒者。多病而無壽。且躁怒之人。病根遺於子女。往往成肝氣失血等疾。而致夭折。怒之害人甚矣。將何道以戒之。吾夫子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六祖云。常見己過。不見人非。孫真人云。煩惱現前。以死喻之。易於躁怒者。宜服膺三訓。

一忘憂。憂愁悒鬱。最能傷人。而人情必不免之。憂有三。曰貧。曰無子。曰死。余謂是皆有命。憂無益也。觀袁了凡先生四訓。則知積德以立命。確

有證據苟能勉於為善。後來自有蔗境。戚戚其奚為耶。至于因病而憂。十有八九。夫貪生怖死。人之常情。但四大原從假合。眷屬不過空華。勿認此身為久安長住之所。自增繫縛也。惟積德者。則心性不昧。雖死猶生耳。外此而彭與殤。曾異哉。何不取楞嚴經誦之。

一調攝 憂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多言傷氣。多笑傷臟。均宜戒之。若叫呼爭辨。應酬粉沓。苦心作文。強力舉重。尤不可。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均宜節之。獨居無事之時。或預料將來。或追悔已往。或為錢財。或為聲色。或為意氣。種種妄想。纏擾糾結。致生諸病。宜一切恬淡心清。則病自却。避風如避箭。切勿當風睡卧。平居坐處。背後宜遮好。以腦後受風。使人不壽也。門壁隙中。細小賊風。尤能傷人。臥室宜潔。臥床宜高。則溼氣不及。鬼吹不干。臥處不可以首近火。衣被過熱。或遠行汗出者。勿遽脫卸。迎風須清。心安息。俟汗止後。漆減。溼衣汗衣勿着。令發瘡瘍。背與腹宜加暖。

頭與胸不宜過暖。夏月勿過食瓜果冰水。并忌冷水洗浴拭身。勿眠中令人扇。冬月不可單寒。亦不可過暖出汗。衣服不可太炙。手足心能引火入內。不可常烘。酒為狂藥。極能傷人。且節慾數日。一經大醉。元精即薄。雖交合不能成胎。故昔人以大怒大慾大醉為害身三大賊也。寒天及嵐霧中行。須飲暖酒一二盃以禦邪。清晨及飢時戒飲濃茶。鹽物不可點茶。大醉後尤忌過飲茶水。大醉後大怒後大勞後。或遠行疲乏及飢時。皆不可行房。不可點燈行房。三光之下尤忌。迅雷烈風大寒大暑三元五臘俱戒行房。五月十五子時為天地交合之期。行房者夫婦俱死。冬至前後十日宜絕慾。以為來春生發之本。腹飢及房勞後不可近疫病人。能傳染。夜臥常習閉口。開則氣耗。寢臥不得多言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先睡心。後睡目。縱睡不着。勿生煩惱。日食有節。勿過飽。亦勿太飢。飢而進食。尤不可多。食物寧少而頻。勿頓而多。貴細嚼緩嚥。魚肉勿令勝穀氣。食品不可太多。

而雜。雜則物性或有相反。變生不測。勿強食。勿強飲。勿以脾胃熟生
物。暖冷物。軟硬物。食後徐行百步。時飲熱茶。并以手按摩腰背胸脅。
便無停滯。凡服藥不可雜食肥膩。諸禽獸肉及饅頭葱蒜瓜菜生冷
滯硬難化之物。產後亦然。若炙燻生膾。自死牲宰。醃臭。堅韌奇異之物。
無病者亦宜戒之。病後食物宜香鬆清淡。勿早進葷膩。諸病忌食
黃瓜。麩筋。鹿。驢。大馬。雞。鶩。肉。鯉。魚。黃。鱈。濕。麵。海。鮮。咳。嗽。并。忌。雞。羊。蝦。蟹。
酸。味。鮮。味。失。血。火。證。忌。煙。酒。椒。薑。腫。脹。獨。忌。鹽。醬。妊。娠。忌。食。鯉。魚。鴨。
子。桑。椹。猪。血。犬。驪。驢。馬。蟹。鱉。鱔。魚。兔。雀。蝦。蟆。椒。薑。野。味。異。味。羽。毛。鱗。
介。之。族。有。毒。者。頗。多。不。能。具。述。但。有。異。狀。與。常。不。同。者。即。當。勿。食。再。如。
桃。杏。雙。仁。菓。未。成。核。及。熱。物。以。銅。器。蓋。銅。生。汗。滴。下。者。新。錫。器。或。銅。器。
盛。水。及。酒。過。夜。者。祭。神。肉。自。動。祭。酒。自。耗。者。并。皆。有。毒。宜。戒。坐。功。不。
得。真。傳。反。能。致。病。惟。數。息。及。存。想。湧。泉。二。法。久。行。純。熟。妙。不。可。言。燕。津。
扣。齒。擦。湧。泉。及。腎。腧。穴。皆。妙。

